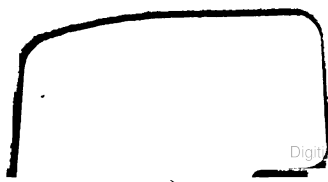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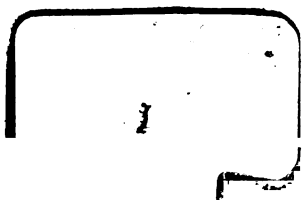


1111/2332(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者如捕房

他瞞矣。一部全書三

其外篇皆蔓衍之說耳。學者但精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予嘗謂老子之有莊。如
孔之有孟。若悟徹老子之道。後觀此書。全從彼中
變化出來。以其人宏才博辯。其言沆洋自恣。故觀
者如捕風捉影耳。直是見徹他立言主意。便不被
他瞞矣。一部全書三十三篇。只內七篇已盡其意。
其外篇皆蔓衍之說耳。學者但精透內篇。得無窮

快活。便非世上俗人矣。其學問源頭。影響論發明已透。請細參之。

逍遙遊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莊子自云言有宗。事有君。卽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逍遙者。廣大自在之意。卽如佛經無礙解脫。佛以斷盡煩惱爲解脫。莊子以超脫形骸。泯絕知巧。不以生人一身功名爲累爲解脫。蓋指虛無自然爲大道之鄉。爲逍遙之境。如下云

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等語是也。意謂唯有真人能遊於此廣大自在之場者。卽下所謂大宗師卽其人也。世人不得如此逍遙者。只被一箇我字拘礙。故凡有所作。只爲自己一身上求功求名。自古及今。舉世之人。無不被此三件事苦了一生。何曾有一息之快活哉。獨有大聖人。忘了此三件事。故得無窮廣大自在逍遙快活。可悲世人。迷執拘拘。只在我一身上做事。以所見者小。不但不知大道。

之妙。卽言之而亦不信。如文中小知不及大知等語。皆其意也。故此篇立意。以至人無己。聖人無功。神人無名。爲骨子。立定主意。只說到後方才指出。此是他文章變化鼓舞處。學者若識得立言本意。則一書之旨了然矣。

北冥

北海乃玄冥處也。

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冥南冥者天池也。

莊子立言。自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一書之言不出三種。若此鵩鵬皆寓言也。以托物寓意以明道。如所云譬喻是也。此逍遙主意。只是形容大而化之之謂聖。惟聖人乃得逍遙。故撰出鵩鵬以喻大而化之之意耳。北冥卽北海。以曠遠非世人所見之地。以喻玄冥大道。海中之鵩。以喻大道體中養成大聖之胚胎。喻如大鵩。非

北海之大不能養也。鯤化鵬。正喻大而化之之謂聖也。然鯤雖大。乃塊然一物耳。誰知其大。必若化而爲鵬。乃見其大耳。鵬翼若垂天之雲。則比鯤在海中之大可知矣。怒而飛者。言鵬之大不易舉也。必奮全體之力。乃可飛騰。以喻聖人雖具全體。向沈於淵深靜密之中。難發其用。必須奮全體道力。乃可捨靜而趨動。故若鵬之必怒而後可飛也。聖人一出。則覆翼羣生。故喻鳥翼若垂天之雲。此則

非鷗可比也。海運謂海氣運動。以喻聖人乘大氣運以出世間。非等閒也。將徙徙者遷也。南冥猶南明。謂陽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謂聖人應運出世。則爲聖帝明王。即可南面以臨蒞天下也。後之大宗師。卽此之聖人。應帝王。卽徙南冥之意也。所謂言有宗。事有君者。正此意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莊子意謂鵬鵬變化之說。大似不經。恐人不信。故引此以作證據。謂我此說。非是漫談。乃我得之於齊諧中也。問曰。齊諧是何等書。曰。乃志怪之書。所記怪異之事者也。故諧之有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言翼擊海水振蕩三千里。則其大可知。扶搖大風也。以翼搏大風以飛而上者。一舉而九萬里之遠。則其大益可知已。六月。周六月。卽夏之四月。謂盛陽開發。風始大而有力。乃能鼓其

翼息卽風也。意謂天地之風若人身中之氣息。此筆端鼓舞處。以此證之。則言可信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此言大而又大之意也。野馬。澤中陽燄不實之物。塵埃。日光射隙以照空中之遊塵。生物以息相吹者。非天之正色。乃太虛寥遠。目力不及之地也。意

謂鵬鳥之大。可謂大矣。然在太虛寥廓之上。而下視之。一似野馬塵埃而已。眇乎小哉。卽扶搖之大風。以鼓之。亦若生物之以息相吹相噓而已。何有於大哉。故曰其視下也亦若此已矣。意謂聖人之大雖大。亦落有形。尙有體段。而虛無大道無形。不可以名狀。又何有於此哉。此卽以聖人之所以道遙者。以道不以形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

堂也。凹處之上。則芥爲之舟。謂芥子大舟也。置杯焉則膠。膠粘著也。

謂坳堂之上。不過杯水。止可以芥子大舟則浮。若以杯爲舟。則膠粘不動矣。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謂鵬能一飛九萬里者。則是風在下而鵬在上。鼓之負之。乃可遠舉。若風小則

無力。不能舉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大風在下。大鵬培在風上。使得背負

青天。乃不墮落。而莫之天闕者。天中道而折也。闕壅滯而不行也。言得此大風。培送大鵬。

一舉九萬里遠。直至南溟。而後乃今將圖南。言必有此大風。

然後方敢遠謀圖南之舉。風小則不敢輕舉也。

此一節總結上鷗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鷗。及鷗化爲鵬。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大聖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能致大用。縱有大聖之作用。若不乘世道交興之大運。亦不能應運出興。以成廣大光明之事業。是必深畜厚養。待時而動。方盡大聖之體用。故就

在水上風上以形容其厚積。然水積本意說在鵝
上。今不說養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
處。使人捉摸不住。若說在鵝上。則板拙不堪矣。意
笑世人輕薄淺陋。口耳之學。又無積德深厚。何敢
言其功名事業也。

蜩

小寒蟬也。

與鸞鳩

學飛之小鳩也。

笑之曰。我決起

盡力而飛也。

而飛

搶

撞也。

榆枋。時則不至而控

投也。

於地而已矣。奚

何也。

以之

九萬里而南爲適

往也。

莽蒼

一望之地也。

者三餐而反。腹猶

果實也。謂
尚飽也。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之二蟲又何知。

此喻小知不及大知。謂世俗小見之人。不知聖人
之大。猶二蟲之飛。搶榆枋。則已極矣。故笑大鵬要
九萬里何爲哉。此喻世人小知。取足一身口體而
已。又何用聖人之道爲哉。莊子因言世人小見。
不知聖人者。以其志不遠大。故所畜不深厚。各隨
其量而已。故如往一望之地。則不必畜糧。一飯而

往返尙飽。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也。適百里者其志少遠。故隔宿舂糧。若往千里。則三月聚糧。以其志漸遠。所養漸厚。比二蟲者。生長榆枋。本無所知。亦無遠舉之志。宜乎其笑大鵬之飛也。舉世小知之人。蓋若此。

小知不及大知。

以上二蟲以喻小知之人。

小年不及大年。

此以小年大年。

又比小知大知也。

奚以知其然耶。朝菌。

糞壤之菌。朝生夕枯。

不知晦朔。

也。 一。月。蟪蛄。

夏蟲也。

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

神龜也。

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此大年也。

而彭祖

有壽之人。

乃今

以久

壽也。特獨也。

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因二蟲之不知大鵬。以喻小知之人不知聖人

之廣大。以各盡其量。無怪其然也。如朝菌蟪蛄。豈

知有冥靈大椿之壽哉。且世人只說彭祖八百歲。

古今獨有一人。而眾人希比其壽。以彭祖較大椿。

則又可悲矣。世人小知如是而已。

湯之問棘

湯之賢相也。

也是已。

言小知不及大知。即湯之問棘便是此事也。

窮

髮

不毛之地也。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要顯北冥南冥都是海。故此著天池

字。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

也。

者。其名爲鯢。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

羊角

旋風也。

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

雲在半空。而鵬飛負天。故云絕雲氣。

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

斥。澤名。鴳。澤中之小鳥也。

笑

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七尺。曰仞。

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辨也。

前引齊諧以證鷦鷯之事。此復引湯之問棘以證小知大知之事。言上說小知不及大知之說。卽湯之曾問於棘者。便是此事。然且卽舉鷦鷯。不但證其魚鳥之大。抑且證明小大之辨。故一引而兩證之。其事同而意別也。故下文卽明小大之不同。

故夫

故夫者。承上義而言也。

知效一官。行比

用也。

一鄉。德

才也。

合一

君而徵

所信也。

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亦若斥鴳之自足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之賢人也。笑。謂彼四等人。汲汲然以才智以祈一己

之浮名者。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

沮。沮。喪氣失色也。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言宋

榮子所以笑彼汲汲於浮名者。其自處以能忘名。故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此但定其內之實德在己。外之毀譽由人。故不以毀譽少動其心。以知榮辱與己無預。如此而已矣。彼其於

世未數數然也。言宋榮子所以能忘毀譽者。但雖然。

猶有未樹也。言未有樹立也。以夫列子御風而行。泠

然。輕舉貌。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

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列子雖能忘禍福。未能忘死生。以形

骸未脫。故不能與造物遊於無窮。故待風而舉。亦不過旬五日而即返。非長往也。

若夫乘天

地之正。

正。天地之本也。如各正性命之正。

而御六氣之辨。

乘天地。則宇宙在手。

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乃造化之氣也。御六氣。則造化生乎身。是乘大道而遊者也。

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

彼聖人乘大道而遊。與造化混而爲一。又何有待於外哉。

故曰。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神人聖人。只是箇聖人。不必作三

樣看。此說能逍遙之聖人也。以聖人忘形絕待。超然生死。而出於萬化之上。廣大自在。以道自樂。不爲物累。故獨得逍遙。非世之小知之人可知也。

莊子立言本意。謂古今世人。無一得逍遙者。但被一箇血肉之軀。爲我所累。故汲汲求功求名。苦了一生。曾無一息之快活。且只執著形骸。此外更無別事。何曾知有大道哉。唯大而化之之聖人。忘我忘功忘名。超脫生死而遊大道之鄉。故得廣大逍遙自在。快樂無窮。此豈世之拘拘小知可能知哉。正若蜩鳩斥鷃之笑鵲鵬也。主意只是說聖人境界不同。非小知能知。故撰出鵲鵬變化之事。驚駭

世人之耳目。其實皆寓言以驚俗耳。初起且說別事。直到此方拈出本意。以故曰一句結了。此乃文章機軸之妙。非大胷襟無此氣槩。學者必有所養。方乃知其妙耳。

此上乃寓言。下乃指出忘已忘功忘名之聖人。以爲證據。

堯讓天下於許由。

堯以治天下爲己功。今讓與許由。乃見忘已忘功之實。

曰。日

月出矣。而燭火

堯自喻燭火。以許由比日月。

不息。其於光也。不亦

難乎。燭火之光。難比日月。時雨降矣。許由。以比。而猶浸灌。浸灌。勞力而功小。以

自比。其於澤也。潤也。不亦勞乎。此自見其功。不足居也。夫子立而

天下治。言許由立地之間。天下自治。而我猶尸也。主之。吾自視缺然。

言有許由如此之聖人。返隱而不出。而我自愧如此。猶居人君之位。今乃自知缺然也。請致天

下。然堯雖能讓天下。則能忘己忘功。尚未忘讓之之名。如宋榮子之笑世也。許由曰。子治

天下。今子治天下。既已治也。天下既治。則已。而我猶

代子。吾將爲名乎。言天下已治。乃堯之功也。今讓與我。是我無功而虛受人君之名也。

我豈爲名之人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名自實有。今我無實而有

名是我全無實德而專尚名而處賓吾豈處賓不務實之人乎。鷦鷯小鳥也。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此許由雖能忘名而未能忘己如鷦鷯之

一枝偃鼠之滿腹皆取足一己之意正似列子歸句御風而未能忘形若姑射神人則無不忘矣。歸。此

斥堯速。休乎。句此止堯再。君。句此一字冷語意謂你

歸也。予無所用天下為。言我要天下作何用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巫祝之人。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二句乃許由掉臂不離尊俎

庖人不治庖只該尋要天下的人不可尋尸祝我非其人豈棄我之所守而往代之耶。

因前文以宋榮子一節有三等人以明忘己忘功

忘名之人。此一節卽以堯讓天下。雖能忘功而未忘讓之之名。許由不受天下。雖能忘名而取自足於己。是未能忘己。必若向下姑射之神人。乃大而化之之神人。兼忘之大聖。以發明逍遙之實證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言大無實往

而不返。言只任語去。而不反求果否也。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

也。大有逕庭。二字皆去聲。謂過當也。不近人情焉。肩吾信不及處。信是小知

也。小見連叔曰。其言謂何哉。問所說何事也。曰。藐極遠姑射山名也。

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言肢體清瑩也。

淖約

美好也。

若

處子。

謂顏色美好如室中女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言以風露爲食也。

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言已超脫人世。乘雲御龍而遨遊於六合

之間。

其神凝。

定也。

使物不疵癘。

言所至則能福民也。

而年穀熟。

言所

經則和氣風雨及時也。

吾以是狂。

誑也。

而不信也。

我謂絕無此等人。定是誑語。故

不信也。

連叔曰。然。

然其不信處。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

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

不但也。

形骸有聾盲哉。夫

知亦有之。

言肩吾之智。若聾瞽無所知見。故不信此說耳。

是其言也。

此聾瞽之言。

猶時也。是女也。聾盲之言。即是女也。之人也。之德也。此神人將磅

礪萬物。與萬物混而為一也。以為一世斬乎亂。治也。言此等人與造物同遊。無

心於出世。則為一世孰弊弊。汲汲勞悴之貌。焉以天下為

事。言此人豈肯汲汲勞心。以治天下為事哉。之人也。言此物莫之傷。言已

骸無我與物對。故物莫能傷。即老子云。以其無死地焉。大浸。大水。稽天。言滔天。

之而不溺。大旱金石流。流金燦石。言熱之極也。土山焦而不熱。

不溺不熱。乃是人。言此其塵垢。猶土。粃糠。乃穀之麤皮。不能傷處。

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言此人之德。即土苴粃糠最麤者。尚能做出堯舜之事業。况其

三
道
遙
遊
一
日
素
七

精神孰肯以物爲事。言此神人之德如此。誰肯弊弊以物爲事。

此一節釋上乘天地御六氣之至人神人聖人之德如此。卽下所稱大宗師者。若此等人。迫而應世。必爲聖帝明王。無心御世。無爲而化。其土苴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決不肯似堯舜弊弊焉以治天下爲事。極言其無爲而化世者。必是此等人物也。

宋人資。貨賣也。章甫而適諸越。宋人以章甫爲貴重。故往資之。越人斷

髮文身。無所用之。宋人自以章甫爲貴。而不知越人爲無用也。此喻堯以天下爲貴。特

讓許由。而不知由無用天下爲大。似越人斷髮文身。以章甫爲無用也。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卽齧缺披衣王倪之類。藐姑射之山。汾

水。堯之之陽。窅然。茫然自失之貌。喪其天下焉。

此一節釋上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意謂由

雖不受堯之天下。卻不能使堯忘其天下。且不能

忘讓之之名。以由未忘一己故也。今一見神人。則

使堯頓喪天下。此足見神人御世無爲之大用。一

書立言之意。盡在此一語。不但爲逍遙之結文。而

已也。莊子文章觀者似乎縱橫洸洋自恣。而其中屬意精密嚴整之不可當。卽逍遙一篇精意入神。之如此。逍遙之意已結。所謂寓言重言。而後文乃卮言也。大似詼諧戲劇之意。以發自己心事。謂人以莊子所言大而無用。但人不善用。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故假惠子以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

餽也。

我大瓠之種。

惠子魏人。故言魏王。

我

樹之成而實五石。

瓠之子有五石之多。言其大如此。

以盛水漿。其堅

重不能自舉。言一人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言廓落也。

處安無所容。非不呿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

言擊碎之也。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言惠子不能善用其大也。宋

人有善爲不龜。音均。言寒凍手背皮皴裂如龜背之紋也。手之藥者。言能治使

手不皴裂之藥者。世世以泝泝。漂洗也。絀。舊縣絮也。爲事。言因有不裂手之藥。

故世世以此爲業。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聞其方妙。故重價買之。聚族

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絀。不過數金。所獲之利薄。今一朝

而鬻技百金。言雖一旦而得厚利。且不損己。請與之。不知客所用大也。客得

之以說

去聲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

使得方之人以爲將。

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言吳有此藥。故士卒能兵。越無之。故敗也。

裂地

剖土以封。

而封之。

言以此藥致封侯也。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

泝澠。絀則所用之異也。

莊子以此喻惠子不善用其無用也。

今子有五

石之瓠。何不慮

思其可以用處。

以爲大樽。

以瓠爲度水之樽。如今之漁舟小兒

背瓠可知也。

而浮乎江湖。

此以所用之大也。

而憂其瓠落無所容。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

蓬有心而不通。此嘲惠子一竅不通。正卮言也。

也夫。

此一節。莊子以自創逍遙神人之說。以明無用之

大用。蓋亦有自寓己意。言世無所知也。惠子乃莊
子生平相契之友。故托嘲調以見己意。蓋亦言其
雖有聖人。必須舉世有見知者。而後乃得見用於
當世也。言雖戲劇。而心良苦矣。此等文要得其趣。
則不可以正解。別是一種風味。所謂詩有別趣也。
後諸篇中。似此寓意者多。學者不可不知也。前雖
說不善用其大。尙未說無用之用。故下文以大樹
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散無用之木。其大本

樹大。擁腫而不中繩墨。言不材之甚。其小枝卷曲而不中

規矩。言不可裁取也。立之塗。喻當要路。匠者。喻當世執政之人。不顧。喻不為世

所采。錄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言雖大而無實用。眾所同去。言為眾人

所共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莊子因惠子說大

棄也。野貓之小巧。以比惠子。并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以比

世用。小知者皆不得其死。俟其之人。卑身諂求。以取功利。俟其機會。如狸狌之伏身。以候遨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以踰世人無知。但知求利。恣肆妄行。不避利害。中於機辟。此機辟以取狸狌者。死於罔

罟。以罟罟羅取狸狌。因不避高下。故墮死於機罟。今

夫斄牛。

南方山中有此大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

斄牛雖大。未必如此。乃卮言也。

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言斄牛之大。縱若垂天之雲。能如此大。亦不能執鼠。

言其至大不能就其屑小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言既有此大樹。不必患其

無用。任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此莊子自喻也。然雖大而無用。但

世人亦不必用。但任放之於無用之地。有何不可。

廣莫之野。

此句與無何有皆喻大道之鄉

也。彷徨。

遊衍自得也。

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言至人無

用而任與道遊。則行住坐臥。樂有餘地。又何患焉。

不天斤斧。

大樹本已不材。而又樹之無人

之境。斧斤不傷。以喻聖人無求於世。故不爲世所傷害也。物無害者。以無用且不置人前。何害哉。之有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篇托惠子以嘲莊子之無用。莊子因嘲惠子以小知求名求利之爲害。似狴狴之不免死於罔罟。若至人無求於世。固雖無用。足以道自樂。得以終其天年。豈不爲全生養道之大用。是則無用又何困苦哉。此雖卮言。足見莊子心事自得之如此。豈世之小知之人能知耶。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乃古今人物眾口之辯論也。蓋言世無眞知大覺之大聖。而諸子各以小知小見爲自是。都是自執一己之我見。故各以己得爲必是。旣一人以己爲是。則天下人人皆非。竟無一人之眞是者。大者則從儒墨兩家相是非。下則諸子眾口各以

己是而互相非。則終竟無一人可正齊之者。故物
論之難齊也久矣。皆不自明之過也。今莊子意若
齊物之論。須是大覺真人出世。忘我忘人。以真知
真悟了。無人我之分。相忘於大道。如此則物論不
必要齊。而是非自泯了。無人我是非之相。此齊物
之大旨也。篇中立言以忘我爲第一。若不執我見
我是。必須了悟自己本有之真宰。脫卻肉質之假
我。則自然渾融於大道之鄉。此乃齊物之功夫。必

至大而化之。則物我兩忘。如夢蝶之喻。乃齊物之實證也。篇中以三籟發端者。蓋籟者猶言機也。地籟。萬籟齊鳴。乃一氣之機。殊音眾響。而了無是非。人籟。比竹雖是人爲。曲屈而無機心。故不必說。若天籟。乃人人說話。本出於天機之妙。但人多了一我見。而以機心爲主宰。故不比地籟之風吹。以此故。有是非之相排。若是忘機之言。則無可不可。何有彼此之是非哉。此立言之本旨也。老子云。天地

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齊物分明是其注疏。以此觀之。則思過半矣。

南郭子綦

子綦乃有道之士。隱居南郭。

隱几而坐。

端居而坐。忽然忘身。如顏子之

心齋。此便是齊物論之第一工夫。

仰天而噓。

因忘身而自笑也。

嗒焉

解體貌。言不見

有身也。

似喪其耦。

此言色身乃真君之耦耳。今忽焉忘身。故言似喪其耦。

顏成子

游

子綦之弟子。立侍乎前。曰。何居乎。

言先生何所安。心乃如此乎。

形固

可使如槁木。

子綦既已忘形。則身同槁木。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形忘而機自息。故心若死灰。子游言形與心固可如槁木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

之隱几者也。言昔見隱几。尚有生機。今則如槁木死灰。比昔大不相侔矣。子綦曰。

偃。子游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言問之甚不善也。今者吾喪我。

吾自指真我。喪我。謂喪忘其血肉之軀也。汝知之乎。言汝豈知吾喪我之意乎。

此齊物以喪我發端。要顯世人是非都是我見。要

齊物論。必以忘我爲第一義也。故逍遙之聖人。必

先忘己。而次忘功忘名。此其立言之旨也。

汝聞人籟。乃簫管之吹。而未聞地籟。卽下文長風一鼓。萬竅怒號。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即眾人之言論乃天機之自發

將要齊物論而以三籟發端者要人悟自己言之

所出乃天機所發果能忘機無心之言如風吹竅

號又何是非之有哉明此三籟之設則大意可知

子游曰敢問其方

問三籟之所以

子綦曰

先說地籟

夫大塊

天地也

噫

愛去聲

氣其名爲風

言大風乃天地之噫氣如逍遙六月之風爲息此搏弄造化之

意

是指風

唯無作

起也

作則萬竅怒呿

言大風一起則萬竅怒號

而汝也

獨不聞之蓁蓁乎

蓁蓁長風初起之聲也

山林之畏佳

搖動也

大

木百圍之竅穴。

言深山大木有百圍者。則全身是竅穴。

似鼻。

此下言穴之狀。有似

人鼻之

似口。

似人之口。橫生者。

似耳。

似人之耳。斜垂者。

似枅。

有方孔之似枅

者。

似圈。

有圓孔之似圈者。

似臼。

有孔內小外大似春臼者。

似洼者。

有長孔似有水

之注

似污者。

有淺孔似水之污者。上言竅之形。下言聲。

激者。

故有聲如水之激石者。

謫。

音者。有似響箭之聲而謫者。

叱者。

如人叱牛之聲者。

吸者。

如人吸氣而聲細若

收叫者。

有聲似人高叫者。

謔。

音者。有低聲若謔者。

突者。

如犬之細聲而畱者。

者。

若犬吠之聲者。已上竅之聲也。

前者。

前陣風也。

唱于。

聲輕而緩。

而隨者。

唱喁。

後陣而

冷風。

風零。

則小和。

風一吹而眾竅有聲如和。

飄風。

風大則大和。

聲重。

厲也。風濟也。則眾竅爲虛。謂眾竅之聲因風鼓發。大風一止。則眾竅寂然。言聲本無而汝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乃草也。意謂風雖止而草木尚搖動而不止。此暗喻世人是非之言論而唱者已亡而人人以緒論各執爲是非者。

此長風眾竅只是箇譬喻。謂從大道順造物而散於眾人。如長風之鼓萬竅。人各稟形器之不同。故知見之不一。而各發論之不齊。如眾竅受風之大小淺深。故聲有高低大小長短之不一。此眾論之

所一定之不齊也。故古之人唱於前者小。而和於後者必盛大。各隨所唱而和之。猶人各稟師承之不一也。前已唱者已死。而後之和者猶追論之不己。若風止而草木猶然搖動之不己也。然天風一氣。本乎自然。元無機心存於其間。則爲無心之言。聖人之所說者是也。爭柰人人各執己見。言出於機心。不是無心。故有是非。故下文云。夫言非吹也。以明物論之不齊。全出於機心。我見而不自明白。

之過。此立言之樞紐也。知此可觀齊物矣。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言已知地籟則

是比竹無疑。故不必更說。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己也。

言天籟者。乃人人發言之天機也。吹萬不同者。意謂大道本無形聲。托造物一氣散而爲

萬靈。人各得之而爲真宰者。如長風一氣而吹萬竅也。以人各以所稟形器之不一。故各各知見之不同。

亦如眾竅之聲不一。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者。謂人人迷其真宰之一體。但認血肉之軀爲己身。以一

偏之見爲己是。故曰使其自己。謂從自己而發也。此物論不齊之病根也。咸其自取。怒者

其誰耶。

此一言直指齊物之功夫。直造忘言之境也。咸者。皆也。取。猶言看取。乃返觀內照之意也。

怒者。鼓其發言之氣。乘氣而後方有言也。誰者。要看此言畢竟從誰而發也。但知言從己發。而不知有真宰主之。若不悟真宰。則其言皆是我見。非載道之言。由此是非之生。終竟而不悟也。要人識取真宰也。

齊物之意。最先以忘我爲本指。今方說天籟。卽要人返觀言語音聲之所自發。畢竟是誰爲主宰。若悟此真宰。則外離人我。言本無言。又何是非堅執之有哉。此齊物論之下手工夫。直捷示人處。只在自取怒者其誰一語。此便是禪門參究之功夫。必如此看破。方得此老之真實學問處。殆不可以文

字解之。則全不得其指歸矣。下文大知閑閑。將此
眾竅音聲作譬喻。文雖不倫。而意實然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知謂仁義綱常爲

知者。閑乃闌檻。所以防物不踰越者也。小知間間。謂法度準繩。斤斤一毫不假借者。與夫工商計利之人。皆此類也。大言炎炎。謂綱常之說。氣燄熏人。使不敢犯也。詹詹。謂分別利害。精密不漏也。此天地間人所

有之知。唯此兩等而已。此皆小知。乃世俗之知耳。故所言者。非是天然。特出於機耳。故次明之。其寐

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此寐覺開合。蓋言其機也。謂寐時其魂交合。其機閉而不發。覺

時形開。其機發於見。聞知覺。故與境相接。與接爲搆。日以心鬪。

接。謂心與境接。心境

內外交構發生種種好惡取捨不能暫止。則境與心交相鬪構。無一念之停也。縵者。此下形

交構之心機也。縵謂害者。害謂如掘地爲窋以密者。

軟緩乃柔奸之人也。密謂心機。小恐惴惴。惴惴恐懼貌。謂假作小大恐

密。不易露也。小恐惴惴。心狀有所畏。乃小人也。大恐

縵縵。有大恐而佯爲不采。示不懼也。其發若機。枯

其司是非之謂也。機乃弩之發。枯乃箭之枯。謂拿定

之人。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詛盟。心藏其事。不

也。者。乃執己是不肯輸。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此

與人也。故曰守勝。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此

知之人。日與心鬪。而機心如此之不同。總之自戕。其

真性。天理日消。如秋冬之殺氣。絕無生機。可望也。其

素八

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言此等機心之人沈溺於所爲以爲是不可使

復其真性也。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厭卽厭足飽滿之意言此等人

機心厭滿於中至老愈深所謂老奸之人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言一生用

心如此至死不能使復其本明也。

此一節形容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未得無心故矜其小知以爲是故其所言若仁義若是非凡所出言皆機心所發人人執之至死而不悟言其人之形器雖似眾竅之不一其音聲亦似眾響之

不同。但彼地。竊無心。而人言有心。故彼地。亦無有。吹也。因此各封。已見。故有是非。物論之不齊者。此也。所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中峰云。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鬧聒聒。謂是故也。此下形容其情狀。

喜怒哀樂慮

思慮也。

歎

嗟歎也。

變

變態常也。

愁

憂疑動也。

姚

災祥

也。

佚

縱散也。

啟

開心也。

態

裝模樣也。

作

樂

出

虛

言其人雖不同。其情狀雖

不一。其實自亦不知其所發。如樂之出於虛。即老子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意也。

蒸成菌

此言

等情狀。皆非清淨心中所出。乃發於穢濁之氣。如菌之生於糞壤。故其言之不足采也。日夜相

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言其此等之人穢濁心機。寐形諸夢。覺接其境。日夜與心

爲鬪。相代而不知。其實不自知。其萌動處。不知誰爲之主也。已乎已乎。猶言且住。且住。我知

之。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前云怒者其誰耶。今言人之機心所發。不知所

萌。今要人人識取自己主人公。故云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將一此字。暗點出箇真宰。乃有生之主。旦暮者。卽死生晝夜之道也。得此以生。要人悟此耳。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彼卽上此字。指

真宰也。謂非彼真宰。則不能有我之形。取是亦近矣。

若非我之假形。而彼真宰亦無所托。前云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今云取是。是卽上此彼而二字。意指真宰也。謂人能識取此真宰。亦近道矣。而

不知其所爲使

謂真宰乃天機之主。其體自然。而不知其所爲使之者。

若有真

宰

到此方拈出真宰二字。要人悟此。則爲真知矣。

而特也。

不得其朕。

朕。兆也。言真宰

在人身中。本來無形。故

可行。

言日用云爲。無非真宰爲之用。

已信。

言

求之而不得其朕兆也。

有真

實之。而求之而不見其形容耳。此

體可信。

而不見其形。

即老子云。杳杳冥冥。其中有

精。其精甚真。其

中有信之意。

有情也。

而無形。

謂有真實之體。但無形狀耳。

前云知之不同。此一節言各人情狀之不一。而入

但任私情之所發。而不知有天真之性爲之主宰。

因迷此真宰。故任情逐物。而不知返本。故人之可

哀者此耳。前云咸其自取。怒者其誰。到此卻發露
出真宰。要人悟此。則有真知。乃不墮是非窠臼耳。
上言真宰雖是無形。今爲有形之主。若要悟得。須
將此形骸件件看破。超脫有形。乃見無形之妙。故
下文發之。

百骸

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總而言之曰百骸。

九竅

耳目口鼻有七。通前後有九。

六

藏

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爲六。舉一身之形。盡此數件而已。

賅而

存焉。吾誰與爲親。

賅猶該也。言該盡一身。若俱存之。而爲我。不知此中那一件是我。最

親者。若以一件爲親。則餘者皆不屬我矣。若件件都親。則有多我。畢竟其中誰爲我者。此卽佛說小乘析色明空觀法。又卽圓覺經云。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此破我執之第一觀也。汝皆悅之。

乎。其有私焉。

言汝身中件件皆悅。則如是皆有爲臣。有私焉者。則有多我矣。

妾乎。

言如是件件皆我。若無真君主之者。此特臣妾。但供使令耳。非其主也。

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也。

若件件但供使令。若臣妾者。然臣妾不能相治。誰爲管攝耶。

其遞相

爲君臣乎。

若遞相爲君臣。則無一定之主矣。

其有真君存焉。

若件件無主。乃

假我耳。其必有真君存焉。既有真君在我。而人何不自求之耶。如求得其情。與不得。

無益損乎其真。

言此真君本來不屬形骸。天然具足。人若求之而得其實體。在真君亦無

有增益。卽求之而不得。而真君亦無所損。卽所謂不增不減。迷之不減。悟之不增。乃本然之性真者。此語甚正。有似內教之說。但彼認有箇真宰。卽佛所說識神是也。

莊子心胷廣大。故其爲文真似長風鼓竅。不知所自。立言之間。舉意構思。卽包括始終。但言不頓彰。且又筆端鼓舞。故觀者茫然不知其脈絡耳。如此篇初說天籟。卽云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則已立定腳跟。要人自看識取真宰。只是一言難盡。故前面大知閑閑已來。皆是

發揮吹萬不同。只到旦暮得此已下。方解說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方拈出箇真宰示人。今此一節。乃
說破形骸是假我。要人撇脫形骸。方見真宰。卽是
篇首喪我之實也。

向下只說世人迷真逐妄。乃可哀之大者。蓋悲愍
之意也。

一受其成形。

言真君本來無形。自一受軀殼以成形。

不亡以待盡。

則不暫亡。

只待此形隨化而盡。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

言真君爲我有形之主。而不知所養。使之與接爲構。日與心鬪。以爲血肉之軀。故被

外物相傷。如刃之披靡。往而不返。可不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言馳

於物欲。終身役役勞苦。而竟不見其成功。不知竟爲何事。

茆然疲

疲役而不知其

所歸。可不哀耶。

言爲名利勞形。終身役役。以至茆然疲弊。而竟莫知所歸宿。人生之迷如

此。可不

人謂之不死奚益。

世人如此昏迷之至。其形雖存。人謂不死。有何益哉。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言其妄情馳逐而不休。而形骸

與之俱化。而心亦與之俱溺。而不悟。如此可不謂之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無知

乎。言人生固如此之無知乎。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言唯我獨芒。然無知耶。而世人亦有不芒者乎。此莊子鼓舞激切之語也。

言唯我獨芒然無知耶。而世人亦有不芒者乎。此莊子鼓舞激切之語也。

此一節言真君一迷於形骸之中。而爲物欲之所傷。火馳不返。勞役而不知止。終身不悟。可不謂之大哀者耶。由其迷之也深。顛倒於是非而不覺也。故下文方露出是非二字。

夫隨其成心

現成本有之真心也

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言人具

有此心。人皆可自求而師之也。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此句謂何必聖

人有之。蓋知代者。乃聖人知形骸爲假借。故忘形而自取於心者也。

愚者與有焉。

雖愚者亦

與有言人未悟本有之真心。未成乎心而有是非。而便自立是非之說。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言其實未至以爲至。以是以無

有爲有。所謂未得爲得。強無有爲有。言此自欺之人。雖有神

禹且不能知。言神禹雖聖其知雖廣亦直知其所至之處。若此等人以無爲有又何能知之。

吾獨且柰何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甚言此輩難與言大道也。

此一節言是非之端起於自欺之人。強不知以爲

知。且執己見爲必是。故一切皆非。蓋未悟本有之

真知而執妄知爲是。此等之人。雖聖人亦無柰之

何哉。可惜現成真心。昧之而不悟。惜之甚矣。由不

何哉。可惜現成真心。昧之而不悟。惜之甚矣。由不
悟真心。故執己見爲是。則以人爲非。此是非之病
根也。

下文方發明齊物論之主意。

夫言非吹也。

前但敷演世人不悟真宰。但執我見。以未隨其本有之真心。但執妄見。所以各

各知見不同。到此方入物論。謂世人之言。乃機心所發。非若風之吹竅也。

言者有言。故所

言者。言者。

非任真宰。乃有機心之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以任一己偏見之。言。故其所言者。特

未定其果。是果非也。

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

此要人返觀。本來有此言耶。未

嘗有此言耶。卽此一語。便令人自知。而齊物論之功夫。略示於此矣。其以爲異於鷦音。鷦音者。乃鳥在殼。將出啐啐之聲。謂是天機之音。全出無心。而人之有心之言。與鷦音不同。要人自看取。亦有辯乎。其無辯乎。辯。謂彼此諍辯也。謂人返看語言如鷦音時。此則有辯論乎。無辯論乎。要人發言當下自返觀也。

此一節。將明物論之不齊。先指出言語音聲。本無是非。若任天機所發。則了無是非之辯。然絕言處。乃齊物之旨。已揭示於此。欲人就此做工夫。看破天機。則是非自泯矣。從夫言非吹也起。直至後文

成虧章末。此之謂以明止爲一大章。計七百四十餘言。節節生意。最難一貫。必細心深觀。乃悟其妙。向下方的指出是非之人。乃迷真執妄之流也。

道惡乎隱

隱。謂晦而不明也。

而有真僞

謂大道本無真僞。先設問。道爲何不明而

有真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謂真人之言本無是非。設問。爲何真言隱而有是非

耶。

道惡乎往而不存

言道若無真僞。則了無取捨。何往而不存耶。

言惡乎

存而不可

若言出於自然。一任天機。則有何所說而不可。但爲道隱而言亦僞。言僞而是非因

之而

道隱於小成

言道本不隱。但隱於小知之生也。人。所成者小。故大道不彰耳。

言隱

於榮華。

榮華謂虛華不實之言也。以言不載道。故但涉浮華。故至言隱矣。

故有儒墨

之是非。

到此方指出是非之人。蓋端爲儒墨而發。以儒厚葬。墨子薄親。故互相是非。當時莊子與

孟子同時。以孟子闢楊墨曰子豈好辯哉。故有是非之辯。故以儒墨並之。以是其所非而

非其所是。

言儒以厚葬爲是。乃墨子之所非者。故曰是其所非。墨以薄親爲是。而儒非之。故曰

非其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言儒墨二家互

相是非。皆未明大道。但各執我見耳。未必爲真是也。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乎大道。則了無是非之辯矣。

此一節方指出是非之端。起自儒墨。當時雖有處

士橫議而儒墨爲先唱。意謂楊墨固失仁義矣。而
儒亦未明大道也。故兩家皆無一定之真是。故以
此爲發論之張本。蓋言辯是非。濫觴於儒墨。傍及
諸子。後單結指於惠子。皆不明之人。乃喪道者也。
下先明本無是非。而人不自知。故妄執己見。起是
非耳。

物無非彼。言若天地間一人執我。則盡天物無非是。
言若一人執己爲是。則人人皆執己爲是。則天下無不是矣。故曰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

言若但見彼之非。則自知則知之。言若自知其非。則知天下無不是矣。

故曰自知。故曰彼出於是。言彼之非。蓋出於我之是。是亦因彼。言

之是。亦因彼之非。由人不自知。故但執已是。所以不能泯是非也。

此一節言人苦於不自知。故以己是爲必當。若彼

此互相易地而觀。則物我兩忘。是非自泯。乃見本

來無是非也。

下文發明是非本無。特因對待而有。

彼彼是我。方生之說也。方。謂比方對待之意也。言是非。非本無。蓋因人我對待而有。

也。雖然。下一轉以明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言對待

之生死一般。生而死。死而生。生死循環。方不可。方不可。

無有了期。若將死字作滅字看亦妙。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

因是。言此是因彼非。彼是因此。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之於天。亦因是也。言聖人不由世人之是非。而獨照。

曰亦因是也。此言聖人之因是。乃照破之真是。不似。

世人以固執我見爲是。而妄以人爲非也。此卽老子

法天。之人。此一節言世人之是非。乃迷執之妄見。故彼此是。

非而不休。唯聖人不隨眾人之見。乃真知獨照於天然大道。了然明見其真是。故曰亦因是也。此是則與眾天淵。故以亦字揀之。前云與其儒墨互相是非。莫若以明明。明卽照破之義。故此以聖人照之於天。以實以明之明。此爲齊物之工夫。謂照破卽無對待。故下文發揮絕待之意。而結歸於莫若以明。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此承上聖人照破工夫。則悟我之是。卽彼之非。彼之非。亦卽我

則何是非之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是非兩

忘。果且有彼。非彼是我乎哉。果且無彼。是非兩合於

大道。果然有是非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言是非

忘。則坦然一際。絕諸對待。如此則彼是莫得其偶。始得其

環中。以應無窮。環則不方。中虛則活。而能應。以譬道

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言是非泯同於大道。則是亦是道。非亦是

道。如莊子誹薄堯。故曰莫若以明。前云與其儒墨之

舜。此一於大道也。故曰莫若以明。是非莫若以明。說

而非大道之所在。故此結之。故曰莫若以明。

此一節言聖人照破。則了無是非。自然合乎大道。
應變無窮。而其妙處。皆由一以明耳。此欲人悟明。
乃爲真是也。則物論不待齊而自齊矣。此卽老子
之天法道。

下以指馬喻本無是非之意。

以指喻指之非指。

以我之觸指。喻彼之
中指爲非我之觸指。

不若以非指

喻指之非指也。

不若以彼中指。倒喻我之
觸指又非彼之中指矣。

以馬喻馬

之非馬。

馬。雙陸之戲馬也。馬有黑白之分。雖有黑白。
皆馬也。若以彼黑馬。喻我之白馬。非彼之黑

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不若以彼黑馬倒喻我之白馬又非彼之

黑馬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若以此易地而觀。指馬無二。則是非自無。

由聖人照破。大而觀之。不但人我一己之是非自絕。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斯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耳。又何有彼此是非之辯哉。此蓋從莫若以明一語。發出聖人不由而照於天。釋以明之意。故此結歸照破工夫。真能泯是非。萬物齊一。欲人於此著眼也。

此一節發揮聖人照破。則泯絕是非。天地萬物化而爲一。

下文釋爲一之所以。

可乎。可。

謂人以爲可。則我亦因而可之。

不可乎。不可。

人不可。則我亦因而不可之。

道行之而成。

謂任道而行。無有不合於道者。成。現現成成。不必分別也。

物謂之而

然。

然者。自是也。謂人謂之而然者。

惡乎然。

謂所以然者何耶。

然於然。

謂然於自己心

中之爲

惡乎不然。

言人因何而不然耶。

不然於不然。

謂人所以不然者。但

然耳。

彼心中自以

物固有所然。

言物物實有一定之然。譬如藥之參喙。用參則喙不

爲不然耳。

然。且用喙時。用參則不然矣。此則物物皆有一定之實然也。

物固有所可。

物有在此不可。

而在彼亦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由此觀之。則天下物無有不然。亦無有不

有可用者。

可者。故爲是舉。廷。

屋梁也。

與楹。

屋柱也。

厲。

音賴。癩病也。與西施。

人也。恢也。大。怳也。諄。憍也。詭。怪也。怪異。道通爲一。言莖楹之長短。厲施之美惡。恢怳憍怪之變狀。以人情視之。其實不得其一樣。難其無是非。若以道眼觀之。則了無長短美惡之相。一際平等。此言非悟大道。其分也。成也。如截大木以決不能齊天下之物論也。其分也。成也。爲器。在木則爲分。在器則爲成。其成也。毀也。然器雖成於木則毀故其分即成也。如此豈可執一定爲成毀哉。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若就一邊而觀。似有成毀。若通而觀之。則無成無毀。故復通爲一。以此而觀萬物。又何是非之有。

此釋上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意。必以道眼觀之。自然絕無是非之相。是非絕。則道通爲一矣。

下文方指歸於道。

唯達者

達道之人

知通爲一

爲是不用

而寓諸庸

唯達道之人

知

萬物本通爲一。故不執已是。故曰不用。既不用己。是但寓諸眾人之情。庸衆也。謂隨眾人之見也。

庸

也者用也

解庸者用也。謂用眾人之好惡爲好惡也。

用也者通也

由其能用。故能

通眾人

通也者得也

言能通達於道者。無往而不自得。苟自得。則無是非之執矣。

適得而幾矣

言達道之人。能適於得。則幾近於道矣。

因是已

言達者通達於一。雖

萬變而不失其道。此則無往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此老子道法自然。則

此一節要忘是非。必須達道之聖人。知萬物一體。故無是無非。無適而不可。順乎自然。此謂之道。上面說了許多展演鋪舒。直到此方指歸一道字。因是已之已字。乃極盡之處。言聖人極盡。只是合乎自然之道。如此而已。合乎道。則自然歸一。後文言愚人強勉要一。故卒莫能一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謂未達大道。強勉以己見要爲一。而不知其本

來大謂之朝三。何謂朝三。

謂執己見爲必是。要一眾人同也。人之見。卽如狙之喻也。

曰狙公

養猿之人

賦芋

輸芋粒以食猿也

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

怒。

言眾狙執定朝應多而夕應少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

以本數顛倒之

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三四之名同而實數

亦同。但狙之所執已見。以朝四爲必是。故不核其實。而但喜其名耳。此皆不能忘是非者。如夷齊之類是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天鈞。謂天然均等。絕無是

非之地也。前云照之以天。

是之謂兩行。

兩行者。謂是者可行。而非

者亦可。行但以道均。調則是非無不可者。

此一節言工夫未到自然之地。強勉要一其是非。

而不悟玄同之妙者。似此之人。但能因是不能忘。
非。正如夷齊介子之流。其行雖高。不無憤世疾俗
之心。又如儒墨各執一端爲是。乃但能可其可。不
能可其不可。雖然離是非。卒不能一是非。卽其所
操。未嘗不是。元非道外。只以各執己見爲是。乃成
顛倒。故如狙公之七數。名實一般。而喜怒爲用。各
別。此特勞神明爲一者。而不知其大同者也。須是
聖人和同是非。休乎天均。兩忘而俱行之。故能和

光同塵。混融而不辯。則無可不可矣。

下文意謂古之人。知到本來無物。玄同之境。故本

無是非。自後漸漸不濟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上言不知道者。勞神明強一。而竟莫能一。故此言古之真

人有真知之至處。至者本來無物之地也。故下徵釋。

惡乎至。

問何以爲至。

有以爲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本來無物已前。乃道之極處。無以知

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其次雖適有形。猶知識未鑿。似

渾沌初分。人心純樸。然尚未有人我之封。封猶彼此界限也。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

未始有是非也。

其次雖有彼此界限。其風尚樸。素。而未有是非之心。去道不遠。

是非

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自是非一彰。而大道喪矣。

道之所以虧。愛

之所以成。

愛私愛於一己也。成前云一受其成形。自迷真性。成此形骸。固執爲我。故大道虧損。

多矣。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苟以大

果且有成虧乎。無成虧乎。若真見得本無成虧。則是非自泯矣。

此一節言由迷大道。則成我形。我成而道虧矣。前

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直說到此處。方透出

一箇愛字爲我執之本。以成其一己之我。則所成

者小。而大道隱矣。申明前云道隱於小成之意也。
後文意由所成者小。故舉世之人。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故以三子發之。

有成與虧。故

故字。副墨作昔字。

昭氏之鼓琴也。

由上云愛成而道虧。又要

顯本無成。虧。故引三子發之。昭文善鼓琴。是成一家之業。後其子不能鼓琴。是虧損了家聲也。無成

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意謂當初不勇成鼓琴之名。則其子亦未有虧損家

聲之說。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

又引師曠作證。言師曠最聰明

之人。卻使眼盲不見。枝策而行。此便是有成虧處。

惠子之據梧也。

惠子與莊子同時為

友而惠子有口才善辨論莊子意謂惠子辯論雖成而大道已虧故以二子成虧比之以善辯而不明道即如師曠聰明而眼盲即其子亦不能世其辯論之業故如昭文之鼓琴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唯其好之也以

異於彼

言三子之篤好將以異乎人也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

言他人又

有好三子之知者而三子自以爲至又欲以己之能將明示之於彼謂教他人也

非所明而

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此句意獨指惠子本未明道而強自以爲明而又明之於

他人故無大成竟以堅白昧之以終其身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上句惠子之成

虧此言昭文之成虧

終身無成

言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終身無成也昭文之子學父之琴亦

終身無成。若惠子之不辯。昭文之不鼓琴。又何成。若
虧之有哉。言其道之所以虧者。正以成者小耳。

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言若惠子之可謂成者。莊子言如此。則我之不

成。可謂

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

若是不

可謂成。則人與我。皆未是成者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滑疑

之耀者。乃韜晦和光。即老子昏昏悶悶之意。謂和光同塵。不銜己見之意。言光而不耀。乃聖人所圖也。

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言聖人不以知見誇示於人。亦不以

己見爲必是。故不用其是。而但寓於庸眾之中。前所謂以明者。乃是大成者此也。

此一節結文來意甚遠。從夫言非吹也起而下及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以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乃至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論起一層。以至樞始得其環中。則結之曰莫若以明。爲第二層次。從指馬喻論起。以明道通爲一。引出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乃點出一道字。以作活眼。次借狙公名實未虧。從一虧上發揮道之所以虧。由愛之所以成。以此愛之所以成一句。又遠結前立義中一受其成形。及隨其成心而師。

之兩成字之意。謂若受其成形。卽愛之所以成。故道有所虧。此有成有虧也。若隨其成心而師之。則本無成虧。因有成形。故有辯論。是非之彰。蓋由此耳。是以成形成心二意作骨子也。此道隱小成言。隱榮華有自來矣。皆未悟明大道之過也。故先揭示之曰莫若以明。次又論道樞。則又云故曰莫若以明。今論到底結歸成虧。指出惠子是第一不明之人。故持堅白之辯。昧了一生。故末後指出滑疑。

之耀之聖人。乃不自是之人。故繳歸爲是不用而
寓諸庸之達者。乃結之曰。此之謂莫若以明。其文
發自夫言。非吹也。起至此約七百餘言。方一大結。
其文與意。若草裏蛇。但見其動蕩遊衍。莫覩其形
跡。非具正眼者。未易窺也。至若三子之成虧。其昭
文乃業之有成虧者。師曠乃形之有成虧者。惠子
則道之有成虧者。總結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而末結歸於聖人。此聖人卽結前云唯達者知通。

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義。如此深觀。乃見此老之文章波瀾血脈之不可捉摸處。

此之謂以明。已結了前夫言非吹也。以來一章之意。到此又從滑疑之聖人上。生起立意發論聖人無是無非。至下文無適焉。因是已。二百三十餘言爲一章。

今且有言

謂世之立言以辯論者。

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

是指上滑

疑之聖人。乃無是無非者。謂今且有人立言爲辯者。不知與此聖人是相類乎。其與是不類。

乎。謂與此聖人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爲不類乎。矣。謂今言辯之人不必說與聖人類與不類。但以己見參合聖人之心。妙契玄同。則本無聖凡之別。故與彼聖人無以異。了無是非矣。彼字卽上是字。指聖人也。

此一節結上聖人欲人自悟而忘其己是也。下雖然一轉。乃莊子特論本無是非之大同。乃發明大道之原也。便是他真知諦見處。

雖然請嘗言之。

言本無是非。雖然如此。尚未透徹。故請嘗試一論之。

有始也者。

卽老子無名天地之始。

有未始有始也者。

此言有始亦無。謂無始也。卽老子云同謂

之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未始有亦無即老子云玄之又玄眾妙

之門。此乃單言無有有也者。有即天地人物老子有名萬物之母也有

無也者。因天地之有乃推無名天地之始有未始有

無也者。此言天地萬物有形出於無形而有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也者。上言有無俱無此言俱無亦無迴絕稱謂方是大道玄同之域故以

此稱為虛俄而有無矣。言大道體中了無名相一法不立故強稱虛無大道忽然

生起有無而不知誰使之也。前云若有真宰而不而

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言大道體中有無不立即今之有無難定之

有無耶。所謂若有真宰而求不得其朕。今我則已果返觀至此。有無尚無。安有是非之辯哉。

有謂矣。

言有無既無了絕名相。何有言論之辯耶。然我既已於無言之中而有言說矣。但我言本

無言。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言我今既

已有言。但言其無言耳。如前所謂鷇音是也。原出於天機。了無是非之相。世人但觀我無言之言。其果有言說乎。果無言說乎。若悟此無言之言。則是非自泯矣。

已前釋言非吹也。蓋有機心之言也。今莊子既說

到忘言玄同之處。意謂我今雖已有言。乃從真宰

而發。是無言之言。若會我無言之言。則忘言而歸

一致矣。

下文重釋忘言歸一。大小玄同。了無是非。如此乃

真是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

襁褓

子。而彭祖爲天。

此二句極難理會。以上文已論歸大。道之原。今將以大道而一是非。意謂

若以有形而觀有形。則大小壽夭一定而不可易者。今若以大道而觀有形。則秋毫雖小。而體合太虛。而泰山有形。只太虛中拳石耳。故秋毫莫大而泰山爲小也。殤子雖夭。而與無始同原。而彭祖乃無始中一物耳。故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天也。若如此以道而觀。則小者不小。而大者不大。天者不夭。而壽者非壽。

矣。如此。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何是非之有哉。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爲一。以道觀之。萬物一體。則天地既已爲一矣。且得

有言乎。既以爲一。物我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既已稱謂爲一。則言一與言爲二。謂無形之一。今稱惡乎存而不可哉。一與言爲二。謂之爲一。則是兩

一成二。二與一爲三。今又以言說彼兩一。自此以往。巧

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無窮縱有巧於歷數者。不得

終窮矣。況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言自無才適有。則已成三。無適焉。因是已。無適者。謂而況自有適有。則無極矣。安心於未

始有已前。則湛然常一。而不遷矣。前云眾人因是而有是非。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故一往論到未始有物已前。天地萬物混而爲一。故不離於道。如此爲真是。所言聖人因是者。乃無適爲是。此正照之於天也。此文之照應處。

此一節明妙契玄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安心於大道。不起分別。則了無是非。此乃真是。故結之曰無適焉。因是已。

下文又重提起一是字。乃是非之根原。

夫道未始有封。

本無形相。人我界限。

言未始有常。

常者。執定不化之意。乃是

非之言也。任道而言。則無可不可。了無一定是非之相。

爲是而有眡也。只因執了一箇

是字。故有是非分別之辯。

請言其眡。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

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意謂從無適有。則有無二字已成對待矣。既有之後。

則有左右之序。有左右則有倫義。有倫義則有分辯。則有爭競。此相因而有。乃執定而不可化者。蓋從一是字爲病根。只如以左爲是。而右則決不可易。世俗之情。以此分辯爲能。故謂之八德。此德乃能義。

前一往從迷至悟。說到大道根底。因是已一句已

結絕了。至此又提起大道本無是非。不知這些分

辯執著從何而有。只要提出一箇是字爲病根。要

使人識得破。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道包天地與太虛同體本無封畛只爲眾人迷大道

而執己見爲是故是非之辯由之而起聖人心與道合卽六合之外未嘗不知但存之而不論以非耳目之所及恐生是非故不論耳。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六合之內聖人未嘗

不周知萬物但只論其大綱如天經地義以立君臣父子之序而不議其所以之詳。

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春秋乃爲經世君臣父子之大經大法聖人但議其

名分品節之詳而不辯其是非之曲折。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夫道一而已本來不

分但在天地有形之內而人倫之序不得不辯也者分人物雖分而道未嘗分所謂性一而已矣。

有不辯也。

雖天地間有眾口之辯。其實有不可辯者。乃忘言之大道存焉。曰何也。謂

以有不辯。不

聖人懷之。

聖人與道爲一。明知萬化之

分之義耶。而道非言之可及。故葆光斂

眾人辯之以相示也。

人

耀。懷之於心。而不示於人。其實未達大道之原。而強不知以爲知。且執以己見爲必是。而以嘵嘵之辯。夸示於人。故大道隱矣。故

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故曰者。引古語也。老子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此一節釋滑疑之聖人。與道爲一。以至無適焉。因

是已。意謂聖人心同太虛。卽六合內外之事。未嘗

不知。但懷之而不辯。以顯好辯者。其實未明大道。

也。

下文重釋不言不辯之義。

夫大道不稱。

道本無名。故不可以稱。

大辯不言。

不言之辯。是非了然。

大仁

不仁。

不是有心要仁。

大廉不嗛。

嗛。滿也。不以廉自滿。

大勇不怯。

怯。害也。大勇乃

自全道力。非害於人也。

道昭而不道。

謂大道昭昭。言則非道。

言辯而不及。

道本絕言。縱有言辯。亦不能及。

仁常而不成。

仁若常持有心。則有私愛。故不能大成萬物。

廉清而不信。

信。實也。謂矯矯以自清立名。則無實德矣。

勇怯而不成。

勇若有害

人之意。則爲血氣。而不成道義之勇矣。

五者園而幾向方矣。

五者名雖可行於世。

以皆出有心。卒莫能行。故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以上五者幾方而不

能行者。以恃小知自私之過。其實未知大道之原也。由是而知聖人止其所不知之地。乃以爲至也。此結

前古之人。其知有所至。以來一章之義。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言所不知之地。乃大道之原也。此中本無辯論言說。若有人知此不

言之辯。不道之道。正若樞之環中。注焉而不滿。大道以應無窮。故能知此者。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體虛。

大海不足以比其量。故酌焉而不竭。即大地酌取而大地之水注之而不滿。而亦不竭。

不知其所由來。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而不知其所從來。此之謂葆光。

葆。猶包藏而不露也。前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以來。只說到此。乃結指其義曰。此之謂葆光。

前云滑稽之耀聖人所圖。故舉六合內外之事。聖人無所不知。但知而不言。以其大道本來無知無辯故也。聖人安住廣大虛無之中。以遊人世。故和光同塵。光而不耀。是之謂葆光。聖人工夫。必做到此。方爲究竟。故云聖人所圖。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

國名。

脰。

國名。

胥敖。

國名。

南面

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不釋然者。謂心中必欲伐之。欲罷而不能釋然。不知何故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

言堯

之心不廣。不能容物也。且三子所處甚微細。如蓬艾之間。誠不足以芥蒂於胷中者。若不釋然。何不自廣也。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言堯之德未至也。昔者十日並出。則光明廣大。萬物畢照。况德之勝過於日者乎。苟自德已至。則廣大光明。無物不容。况三子之微細乎。

此因上葆光之聖人。其心廣大如天府。所謂聖人所圖者。蓋由工夫做到至處。乃如此耳。此言工夫未到。則其心不廣。不能容物。故雖堯之大聖。亦有所缺。故十日並出。爲進德之喻。以總結前意。以終

夫言非吹已來之意也。

下文重申明至人止其所不知。以顯聖人之成功。以結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要明不知之真知。故托王倪以發揮。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

知之。若有知則有所不知。則非真不知之地矣。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

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此知乃世人之知。之

非不知邪。謂世人之知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我之

不知非知邪。言我之不知。不是世人之知耶。謂聖凡之知。本來無二。但世人習於妄知。故偏執爲

是總非且吾嘗試問乎汝。發明不是民濕寢則腰疾。正知之意

偏死。鰯然乎哉。言人但知安寢。乾燥屋宇。若近濕則腰疾偏廢。而鰯臥泥中。豈若人哉。

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人處木枝則恐懼。而猿猴以爲安便。豈若

人三者孰知正處。三者謂人鰯猿猴。各知安其所習。以爲常。於己未嘗不是。但各隨一

己俗習之知耳。民食芻豢。乃民之所習知。麋鹿食薦。薦草也。乃麋鹿

何者爲正知哉。所習。蚶且。蜈蚣也。甘帶。帶蛇也。鴟鵂嗜鼠。此四者各以爲知常味。四

者孰知正味。以各知之味如猿獼狙以爲雌。獼狙亦此。豈知正味哉。

而類

麋與鹿交

麋小而鹿大

鰭與魚遊

鰭無合與魚遊而孕子

毛嬙

麗姬

二人皆美女

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美女人人所愛。彼四

物見之而驚走遠去。是果色之可美耶。試問以下。歷舉安居食色。皆世人之所知也。人則以爲必是。而不可易者。然彼諸物各又不然。是則誰爲正知哉。若執各人之知爲然。而彼又有不然者。斯則世人之小知小見。豈可執爲真是耶。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

亂。吾惡能知其辯。

將上人物各非真知。則觀今之以仁義爲必是者。豈真是哉。且如仁

義聖人以治天下。而盜跖卽以之爲大盜。若以聖人爲是。而盜跖亦是。若以盜跖爲非。則聖亦非也。如此

是非不定。吾何能盡知其辯哉。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

設此一問，要顯至人之德不同。

王倪曰：至人神矣。

不可以利害名目。

大澤焚而不能熱。

言至人豈但不知利害。即大澤焚而不能熱。

河漢沍冰

也。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言至人神超物表，不

與物對。故物不能傷。

若然者。

若如此者。

乘雲氣，騎日月。

即磅礴日月。

而游

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此結聖人

之德，謂至人與道混融，神超物外，卓出於死生，而況世之小利害乎。

此一節申明前文至人止其所不知，以言世人各

非正知而執爲必是其所知者如此而已。以此是非吾惡能知其辯哉。以結至人不知之至。乃超出生死之人。豈常情可測耶。

下文說齊死生以夢覺觀世人則舉世無覺者。以顯是非之辯者皆夢中說夢耳。文極奇而義極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

言不以世故爲事務。

不就利。

不知所利也。

不違害。

不知有害可避也。

不喜

求。

言無求於世也。

不緣道。

言無心合道而無緣道之跡也。

無謂有謂。

以不言之教。

有謂無謂。

言發於天機。無心之言。如擊音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

超然遊於

物外也。

夫子也。

以爲孟浪之言。

孟浪。謂不著實。猶無稽之言也。

而我

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何如也。

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

謂汝此言。卽黃帝聽之。亦熒惑而不悟。

而丘也何足

以知之。

意謂孔夫子亦世俗之人耳。何足以知此哉。

且汝亦太早計。

言瞿鵠子

才聞此言。卽以爲妙道之行。亦計之太早也。

見卵而求時夜。

才見卵而便求報曉之雞。

見彈而求鴟炙。

才見彈而便求鴟炙。此太早計之譬也。

予嘗爲汝妄言

之。

汝以妄聽之。

奚何如也。

旁日月。

言至人之

德如挾宇宙。宇宙在乎手。爲其脗合。至人與萬化溘然。混合而爲一體。置

其滑潛以隸相尊。隸猶言隸役也。言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是以隸役相役而相尊。

者此皆世之滑潛之人所爲者。至人不與物伍。故一切置之而無心也。眾人役役。役役於物。

欲而不自覺。此皆以隸相役役者。聖人愚芴。芴草之未萌也。言聖人無心於世。不識不知。泊

兮於未參萬歲而一成純。聖人入於不死不生。故參兆已前。萬歲而成純。言不有於世。

故聖人了無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言萬物本來道是非之心也。通爲一。本無是

非。如聖人渾化。故曰盡然。但眾人只以一是字蘊成我見。故有生死是非之辯耳。子惡乎知

悅生之非惑耶。言本無生可欣。而眾人悅而貪之。豈非惑耶。予惡乎知惡

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言聖人視生如遠逝。視死如歸家。而眾人惡死。

豈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麗之姬。

麗姬。美女也。

艾名。

封人。

掌艾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

麗姬納於晉君。

涕泣沾襟。

言麗

姬始至晉時。以為不樂。故涕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與王同臥。

起。

食芻豢。

食美味。遂以為樂。

而後悔其泣也。

既知其樂。乃悔昔之不知為苦。

也。此喻死者人之所歸。乃最樂者。人不知耳。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

之蘄生乎。

若知死之樂。安知不悔昔之不當求生耶。此以為樂。蓋言得免形骸生人之苦累。故

以死為樂。亦非佛之寂滅之樂。以佛證之。正是人中修離欲行。得離欲界生死之苦。而生初禪。禪天之樂。

亦非世間人以死爲樂也。觀者須善知其義。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

此言觀人世如夢。觀死生如夜旦。以此而遊世間。乃至人之行也。夢覺相返者。

以未覺乎大夢。故以死生爲憂喜。苟知夢覺一如。則死生一條矣。

方其夢也。不知其

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言世都在迷中而自不知其迷。如夢中不知其夢也。

而世人且自以爲有知爲是。而辯於人。此如夢中占夢。其實不自知其迷也。

覺而後知其

夢也。旦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必有大覺之聖人。乃能正眾人。

之夢語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

而世之愚人好執是非之辯者。

而不自知在迷中。而自以爲覺。故竊竊然私自以爲知者。故夸示於人。此舉世古今昏迷之通病也。君

乎牧乎。固哉。丘也。

君乎者。暗指堯舜已下之爲君者。牧乎。暗指伊呂已下之卿相者。固

哉。丘也。明指孔子。此通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以仁義治天下。而必要歸於己。是而爲道者。皆夢

中說夢。與女。

指瞿鵲子也。

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

即我

之人也。夢。我亦是夢中。

是其言也。

如此

其名爲弔詭。

弔。至也。詭。怪也。

說女之夢耳。謂此夢說。乃至怪之談。而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

女夢中之人。亦信不及。

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言必待萬世之後。遇一大覺之聖人。知我此說。即我與之

爲旦暮之遇也。意此老曾中早知有佛。後來必定印證其言。不然而言大覺者其誰也耶。此一節。明至人所以超乎生死而遊人世者。以觀

世間如大夢。死生如夜旦。憂樂如夢事。迷中說是非。如夢占夢。迷中正是非。如白日說夢事。總而言之。皆在大夢之中耳。似此若不是至人看破。誰知此是大夢耶。愚者竊自以爲覺。豈不陋哉。卽自古堯舜已下之君相。以及孔子。皆夢中說夢之人耳。莊子自謂我此說亦在夢中。無人證者。必待後世有大覺之大聖。方知我今日之夢說不妄也。此論極正大痛切。而入聖工夫。亦卽於此可見矣。此結

前執是非之論也。

後文翻覆發明此意。以結前文。總歸於大道之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

此釋上皆在夢中之辯。無能正者。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

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兩家俱是。

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

以俱在夢中說。夢爾我誰能知。

其是則人固受其黜闇。

暗昧不明也。

吾誰使正之。

言彼聞爾我之

辯者都被瞞了。在暗昧之中。將使誰人正之耶。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

矣。惡能正之。

使與汝一樣人正之。既與汝一般見識。又何能正我之心耶。

使同乎

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使與我一樣人正之。既與我一般見

識。又何能正汝之心耶。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

使不同爾我兩家之人正之。既絕與爾我不同。識見各別。又何能正爾我之是

哉。非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既與我兩家一樣。決不能正之矣。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

也。

言大家都在夢中。辯夢占夢說。夢事之是非。畢竟何能相知哉。

而待彼也耶。

彼字。近指

前文所待大覺之聖人。遠則指前非彼無我之彼字。意指真宰。謂既舉世之人。都在迷中。橫生是非之辯。

如夢中靜論。誰能解而正之。除非是大覺之聖人出世。方能了然明白。若不待聖人。直須各人悟了。本有真宰。則不由是非而照之於天然大道。則是非亦泯絕矣。故下句卽云和之以天倪。天倪卽前之休乎天均。皆釋前照之於天。謂真宰乃天然大道之體。非世人迷執之我見也。莊子文章脈絡首尾相貫。如地中之泉。今此文橫說豎說。三千餘言。到此只以一彼字結之。看是何等力量。但看發論之端。暗點出真宰。但云非彼無我。以一彼字爲主。到底猛然突出一句。何曰待彼也耶。若看破此機軸。則文章變化神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倪端倪也。謂天然大道之實際也。何謂二字。乃重釋之辭也。前文並無和天倪之說。但云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始云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蓋此天倪卽前之天均。而結歸照之於天。以初從是非方死之間。就要照之於天。及說到勞神明而不能一。則曰聖人和之以是

非而休乎天均。到此議論已完了。故總前意。乃曰。何謂和之以天倪。蓋卽結歸和是非之天均也。但以均字變爲倪字。故曰。是不是。然不然。是然。乃兩家各是不識其意耳。

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言是既異於彼。不是矣。又

何庸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謂然既異

於不然矣。又化聲之相待。無而忽有曰化。言空谷之響。乃化聲也。謂觀音聲如

何庸辯哉。化聲之相待。無而忽有曰化。言空谷之響。乃化聲也。謂觀音聲如

空谷傳響。了無情識。又何是非之有哉。此一句。又總結前地籟。長風竅響。音聲唱和。皆化聲也。若觀言語

音聲。如風吹竅響。何有是非之執。所以有是非者。蓋是有機心之言。故競執爲彼此之是非耳。故發論之初。乃曰。夫言非吹也。爲是非發端。今齊物論已了。必指歸於地籟。故曰。化聲相待。乃究竟齊物之工夫。若

言語音聲如地籟。則言出天真了。無機心。乃真天籟也。觀前發端之地籟。則振蕩乾坤一段說話。歸結到了。但輕輕以化聲相待四字結之。看是何等之。若其

不相待。和之以天倪。

此一句結齊物論之工夫也。謂若果觀舉世言論之音聲如風

吹竅鳴。則是化聲相待。則言出天機了。無是非之執矣。若其不能如化聲相待。則當和之以天倪。而休乎天均。則不由是非之情。而當照之於天。如此則。因之

以蔓衍。

蔓衍者。謂散漫流行。即橫說豎說。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是一亦無窮。非一亦無窮。所謂

惡乎存不可也。以言出天真。無往而非道。故能。和所

以窮年也。忘年忘義。

前云。於道有虧。則辯者終身無成。以自以爲成。故非成耳。今載

道之言出乎天真之自然。隨其成心而師之。則無往而非道。如此則優游卒歲。了無成名之心。身住世間。心超生死。則足以忘年了。無人我彼此之分。故能忘義而無一定之辯。真人應世。與物無競。如此而已。

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無竟者。乃絕疆界之境。卽大

垠之野。皆無竟之義也。言真人處世。凡所振作舉動。皆與道冥一。施爲動作於大道之鄉。故曰振於無竟。故棲神於寂寞沖虛。故曰寓諸無竟。此齊物論之究竟指歸實際處也。如此一篇大文章。開端如許驚天動地。若不指歸實際。則爲荒唐之說矣。

此一節總結齊物論之究竟處也。首以喪我爲發。啟則意在物論之不齊。皆執我見之過也。今要齊

物必先忘我。此主意也。次將顯世人之言語音聲。乃天機之所發。但在有機忘機之別。故分凡聖之不同。故以三籟發端。意在要將地籟以比天籟。但人有小知大知之不同。故各執已見爲必是。故說了地籟。卽說大知小知之機心情狀之不一。故不能合乎天機。如地籟之風吹竅響耳。如此者何也。蓋由人迷卻天真之主宰。但認血肉之軀以爲我。故執我見而生是非之強辯者。蓋迷之之過也。故

次點出真宰。要人先悟本真。要悟本真。須先拋卻形骸。故有百骸九竅之說。要人看破形骸。而識取真宰。若悟真宰。則自然言言合道。皆發於天真。是所謂天籟也。今之辯論之不齊者。蓋是機心之言。故執有是非。故立論是非之端。首云夫言非吹也。一句提起。以生後面許多是非之情狀。皆從非吹二字發揮。但凡人迷之而不悟。在聖人已悟。則不由眾人之是非。故凡所言者。皆照於天也。從此照

之於天一語。以立悟之公案。故向下說到是非不
必強一。但只休乎天均。則不勞而自齊一矣。如是
重重議論。到末後是非。卒無人正之者。如舉世古
今。皆是夢中說夢。必待大覺之聖人。方能正之。卽
不能待大覺之聖人。亦只須了悟各人之真宰。則
物論是非自明矣。到此了悟之後。是非自明。則凡
所言者。皆出於天真。如地籟無異矣。故末後以化
聲相待一語以結之。若未大悟。則凡所語言。皆當

照之於天。而休乎天。均爲工夫。故以和之以天倪。爲結語。此通篇之血脈。立言之本意也。但文章波瀾浩瀚。難窺涯際。若能看破主意。則始終一貫。森然嚴整。無一字之剩語。此所謂文章變化之神鬼者也。

下文總以形影夢幻爲結。以見真實之工夫也。

罔兩

影外之影也。

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

言行止起坐不常。何以無一定之特操也。

景曰。吾有待而

然者邪。

影謂蓋不由我。以有待者形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

待蛇蚶蜩翼邪。

言我所待者形。若蛇蚶蜩翼之做物耳。彼何知哉。

惡識所以

然。惡識所以不然。

言彼假形。塊若無知之物。若蛇之蚶蜩之翼。與真宰無相干者。但任

其天機之動作耳。又何以知其然與不然耶。意謂世人學道。做忘我工夫。必先觀此身如影。如蛇蚶蜩翼。

則我執自破矣。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栩栩然喜意。

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言夢中爲蝴蝶。自喜自適。竟不知其爲周也。

俄然

覺。則蘧蘧然。

蘧蘧然。僵臥之貌。

周也。

覺來依然一周耳。

不知周之夢

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

言夢覺之不同。但一周耳。不知蝴蝶爲周。周爲蝴蝶。此處定有分曉。要人看破。則視死生如夢覺。萬物一觀。自無是。此之謂物化。物化者。萬物化而爲一也。所非之辯矣。謂大而化之謂聖。言齊物之極。必是大而化之之聖人。萬物混化而爲一。則了無人我是非之辯。則物論不齊而自齊也。齊物以一夢結。則破盡舉世古今之大夢也。由是觀之。莊子之學。不易致也。非特文而已矣。

此結齊物之究竟化處。故托夢覺不分。以物化爲極。則大槩此論立意。若要齊物。必先破我執爲第一。故首以吾喪我發端。然吾指真宰。我卽形骸。初且說忘我。未說工夫。次則忘我工夫。須要觀形骸。

是假將百骸九竅六藏。一一看破散了。於中畢竟誰爲我者。方才披剝出一箇真君面目。意謂若悟真君。則形骸可外。形骸外。則我自忘。我忘。則是非泯矣。此其中大主意也。重重立論。返覆發揚者。此耳。謂若未悟真君。則舉世古今皆迷。如在大夢之中。縱有是非之辯。誰當正之耶。縱有正之者。亦若夢中占夢耳。若明正是非。必待大覺之聖人。卽不能待大聖。亦直須各人了悟。當人本來面目。方自

信自決矣。要悟本來真宰。須是忘我。然忘我工夫。先觀人世如夢。是非之辯如夢中事。正是非者如夢中占夢之人。若以夢觀人世。則人我之見亦自解矣。雖解人我而未能忘言。若觀音聲如響。則言語相空。如此則言自忘矣。言雖忘而未能忘我。則觀自己如影外之影。觀血肉之軀如蛇蚶蜎翼。此則頓忘我相。不必似前分析也。蓋前百骸九竅。一而觀。乃初心觀法。如內教小乘之析色明空觀。

今卽觀身如影之不實。如蛇蚺之假借。乃卽色明
空。更不假費工夫也。雖觀假我。而未能忘物。故如
蝶夢之喻。則物我兩忘。物我忘。則是非泯。此聖人
大而化之成功也。故以物化結之。如此識其主意。
攝歸觀心。則不被他文字眩惑。乃知究竟歸趣。此
齊物之總持也。觀者應知。

養生主第三

此篇教人養性全生。以性乃生之主也。意謂世人

爲一身口體之謀。逐逐於功名利祿。以爲養生之策。殘生傷性。終身役役而不知止。卽所謂迷失真宰。與物相刃相靡。其形盡如馳而不知歸者。可不謂之大哀耶。故教人安時處順。不必貪求以養形。但以清淨離欲以養性。此示入道之功夫也。

吾生也有涯。

人生如隙駒耳。有限光陰。

而知也無涯。

知者妄想思慮。日夜相代。

而無涯。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以有限之身命。隨無窮之妄想。勞心悴形。危之甚也。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既已危殆。且迷而不覺。猶自以爲知者。終於殆而已矣。不

可救也。爲善無近名。爲善無近名之心。爲惡無近刑。爲惡無近刑之事。蓋

善惡兼忘。虛懷遊世。不以物爲事。緣督以爲經。緣。順也。督。理也。經。常

之自然以爲常。而無過求馳逐之心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苟順天理。則不貪欲以殘生。故可以保身全生。不辱身以傷命。故可以養親盡年。此

所謂能養生之主也。

逍遙之聖人。則忘已忘功忘名。故得超然於物外。

齊物之愚夫。競名好辯。迷真宰而不悟。此聖凡之

辯也。故今示之以入聖之功夫。以養生主爲首務。

養生主爲首務。

也。然養生之主。只在緣督爲經一語而已。苟安命
適時。順乎天理之自然。則遇物忘懷。絕無意於人
世。則若已若功若名。不待忘而自忘矣。此所以爲
養生主之妙術也。故下以庖丁解牛喻之。

庖丁爲文惠君

梁惠王也。

解牛。

不言解牛之妙術。

手之所觸。

隨手所至。

也。

肩之所倚。

案牛之度也。

足之所履。

踏牛於地也。

膝之所踦。

跪而。

下刀之狀也。

砉然響然。

用刀之聲也。

奏刀騞然。

進刀之聲也。

莫

不中音。

言有節數也。

合於桑林

舞名。

之舞。乃中經首

樂名。

之會。

眾樂齊奏。言技之妙。而閑之度。如此。初無用力倉皇之意也。文惠君曰。謔。歎其善。

哉。技蓋至此乎。

言解牛之技。妙極於此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

好者道也。進

用也。

乎技矣。

言臣始非專於技。蓋先學乎道。以悟物有自然天理之妙。

故施用之於技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言未得入道。則

目前物物有礙。故始解牛之時。則滿目只見有一牛。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言初未見理。則見渾淪一牛。既而細細觀之。則牛外之頭角蹄膊。內之五臟百骸筋骨。一一分之。各各不一。件件有理。自然而不可亂者。由是而知。方今之時。無全牛也。久之則果然見其無全牛也。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由臣細觀其牛。件件分析。有一定天然之腠理。了然於心。

目之間。故方今解牛。不須目。官知止而神欲行。官謂

視。任手所之。無不中理者。等五官也。但以心目知其所止。而神

即隨其所行。故信手所之。迎刃而解。依乎天理。但依

之自然。批音撇大卻。音隙導大窾。因其固然。言任刀所

大卻。隨手所引者。則有大窾空處。但批者則有

只因固然一定之理。而游刃其間。技經肯綮骨肉

處之未嘗。而况大軋音骨乎。言任理用刀。從骨肉小小

也。况有大骨。良庖歲更刀。割也。言良能之庖。則一歲一

為礙乎。換其刀者。但割切而已。

族也。眾也。庖月更刀。折也。言庸眾之庖。月換一刀。今

臣之刀。十九年矣。臣之刀。十年為率。所解數千牛矣。

今已用九年矣。

今已用九年矣。

今已用九年矣。

今已用九年矣。

今已用九年矣。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磨刀石也。言臣之刀已解數千牛矣。而其鋒銛利如初磨一

般全未傷缺也。彼節者有間。言彼骨節自有間隙。而刀刃者無厚。以無

厚入有間。恢恢寬大也。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

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言刀之所以不傷缺者。以彼牛之骨節之間。自

有天然之空處。且刀刃薄而不厚。以至薄之刀刃。入有空之骨節。則恢恢寬大。任其游刃。尚有餘地。又何

傷鋒犯手之有。所以十雖然每至於族。筋骨盤結處也。吾見

其難爲。言雖然遊刃如此。任理而行。其間亦有筋骨盤結沒理處。吾亦見其難。此則不可任意而

行也。怵然爲戒。言不敢妄動也。視爲止。視其所行爲遲。刀行

也。少緩

動刀甚微。

諫也。劃也。

然已解如土委地。

言至難處。則爲惕然小心。

不可亂動。端詳其所止。緩緩下手。如此則用力不多。故動刀甚微。而難解處。則劃然已解。如土之崩委於

地也。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言已解其難解。故提刀四顧以暢其懷也。

爲之躊

躇。

四顧也。言仍四顧其難解之狀也。

滿志。

快於心也。

善刀而藏之。

善拂拭其刀而

藏之也。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養生主一篇立義。只一庖丁解牛之事。則盡養

生主之妙。以此乃一大譬喻耳。若一一合之。乃見

其妙。庖丁喻聖人。牛喻世間之事。大而天下國家。

小而日用常行。皆目前之事也。解牛之技。乃治天下國家用世之術智也。刀喻本性。卽生之主。率性而行。如以刀解牛也。言聖人學道。妙悟性真。推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如庖丁先學道而後用於解牛之技也。初未悟時。則見與世齟齬難行。如庖丁初則滿眼只見一牛耳。旣而入道已深。性智日明。則看破世間之事。件件自有一定天然之理。如此則不見一事當前。如此則目無全牛矣。旣看破世

事則一味順乎天理而行。則不見有一毫難處之事。所謂技經肯綮之未嘗也。以順理而行。則無奔競馳逐以傷性真。故如刀刃之十九年若新發於硎。全無一毫傷缺也。以聖人明利之智。以應有理之事務。則事小而智鉅。故如游刃其間。恢恢有餘地矣。若遇難處沒理之事。如筋骨之盤錯者。不妨小心戒惕。緩緩斟酌於其間。則亦易可解。亦不見其難者。至人如此應世。又何役役疲勞以取殘生。

傷性之患哉。故結之曰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而意在至人率性順理而無過中之行。則性自全而形不傷耳。善體會其意。妙超言外。此等譬喻。唯佛經有之。世典絕無。而僅有者。最宜詳玩。有深旨哉。下文言其不善養生之人。

公文軒

人姓名。

見右師

官名。介者也。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

介也。

言此是何等人。因何而刖足也。

天與其人與。

言去一足。是天使之歟。抑人爲之歟。

曰。天也。非人也。

復自應之曰。此天使之也。非人也。

天之生是。使獨也。

言右師生而貪欲。自喪天真。故罪以取刑。即是天刑其人使之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

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言人生皆天與之形也。今右師之介其足。即是天使之不全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

善也。

言澤雉飲啄。雖如此之艱難。亦甘心適性。不肯求人畜於樊籠之中。謂樊中之養。其神雖王。且

知困苦不自安。故以爲不善而不求之也。右師貪而忘形。不如澤雉多矣。故其刑也。實天刑之。而不自知耳。

此一節言不善養生者。見得忘真。見利忘形。自取殘生傷性之患。不若澤雉之自適也。

下言雖聖人苟不能忘情亦是喪失天真者故借老子發之。

老聃死。秦失弔之。

秦失。老聃之友也。

三號而出。

言無哀切之情也。

弟子

秦失之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耶。

曰。然。

言是吾之友也。

然則弔焉

若此可乎。

弟子謂既爲夫子之友而不盡其哀其可乎。

曰。然。

謂實無哀痛也。

吾以爲其人也。

言我始與友時將謂是有道者也。

而今非也。

今日死後乃知

其非有道者也。何以知之。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

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

言不斲哭而哭者。

言老少哭之如此其哀。必生時與彼兩情相合。而中心有不能自己。

者。故不斲哭而哭之哀如此也。

是遁天倍

與悖同。

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

刑。猶理也。言聃之爲人。不能忘情而處世。故有心親愛於人。故人不能忘。此實

自遁天真。忘其本有。古人謂此乃遁喪天真而傷其性者。非聖人也。

適來夫子時也。

適來

而有生。亦順時而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言適死而去。乃造化之所遷。而天真泰然。未嘗

有去來死生者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言生則安其時。死則順其

化。又何死有哀而生可樂耶。達其本無生死故也。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帝者。生之

主也。性繫於形。如人之倒懸。今超然順化。則解性之懸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

知其盡也。

言形雖化而性常存。如薪盡而火存。有形相禪。如薪火相傳。是則生生而不已。化化

而無窮。故如薪火之傳。不知其盡也。

此言性得所養。而天真自全。則去來生死了無拘

礙。故至人遊世。形雖同人。而性超物外。不爲生死

變遷者。實由得其所養耳。能養性復真。所以爲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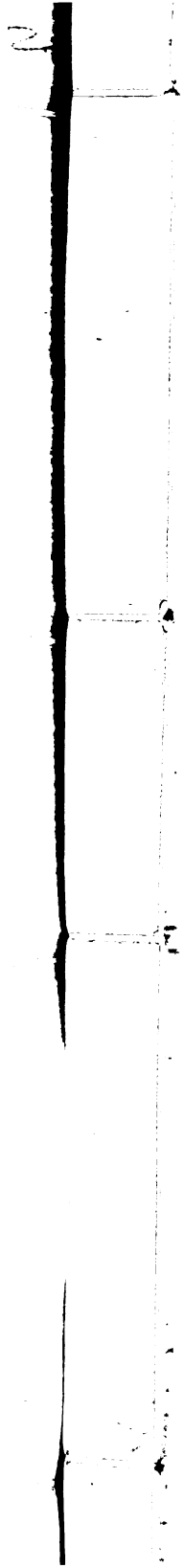
人。故後人間世。卽言真人無心而遊世。以實庖丁

解牛之譬。以見養生主之效也。篇雖各別。而意實

貫之。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

7



1111/2384(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人間世第四

此篇蓋言聖人處世之道也。然養生主乃不以世務傷生者。而其所以養生之功夫。又從經涉世故以體驗之。謂果能自有所養。卽處世自無伐才求名。無事強行之過。其於輔君奉命。自無誇功溢美之嫌。而其功夫。又從心齋坐忘。虛己涉世。可無患

矣。極言世故人情之難處。苟非虛而待物。少有才情求名之心。則不免於患矣。故篇終以不才爲究竟。苟涉世無患。方見善能養生之主。實與前篇互相發明也。以孔子乃用世之聖人。顏子乃聖門之高弟。故借以爲重。使其信然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

仲尼問何往。

曰。將之衛。曰。奚爲

焉。

意謂雖顏子之仁人。亦不勉無事強行之過。

曰。回聞衛君

蒯聵也。

其年壯。

壯年盛氣之時。

其行獨

言很戾自用。拒諫妄爲也。

輕用其國。而不自見其

過。言不恤民。輕視其國。不自知其過。輕用民死。言不恤民。故民死亡者眾。死者以

國量乎澤若蕉。言以國比乎澤。而民之死。民其無如者。相枕藉若澤中之蕉也。

往矣。言民受困。無所往告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言國已治。

不以無功。言勸亂扶危。亂國就之。言以安民也。醫門多疾。謂善救時者。如

良醫之門。願以所聞思其則。蓋回素聞夫子之言。如多疾人也。此故願以所聞思其法。

則將以匡庶幾其國有瘳乎。言庶幾使民免其疾苦也。仲尼曰。嘻。

驚歎。若殆往而刑耳。言汝甚欲往。必遭其刑耳。夫道不欲雜。謂學道當

專心壹志。不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言心雜則

可雜亂其心。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言心雜則

以多事自擾。擾則憂患而不可救。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

言古之至人。涉世。先以道德存乎己。然後以己所存施諸人。即此二語。乃涉世之大經。非夫子不能到此。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謂顏回道德未充。自

修不暇。又何暇至暴人之所乎。

汝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

爲出乎哉。

蕩。散也。出。露也。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德之不能保全者。爲名之

蕩也。名蕩而實少矣。知之發露於外者。以啟爭之之端也。

名也者。相軋也。

軋。軋機聲也。言

名者。乃彼此相擠。軋不得獨擅也。

知也者。爭之器也。

才知一露。人人忌之。則由此而

致爭。不相安也。

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言才德知術二者乃招患之端。爲凶

器也。豈可。且德厚信。砭。

砭。確。實貌。

未達人氣。

謂我以厚德。確信加人。必

先要達彼之氣味。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言我雖不爭。名聞於彼。且

與我投與不投。

未達彼之人心。

當是。暴人

心。信否何如。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術。當是。暴人

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

必返菑之。若始爲人菑夫。

言己雖確信。虛己致彼。且未審彼之氣味。不達心志。

卽以仁義繩墨之言規諫於彼。恐一旦致疑而不信。

則將以汝爲因揚彼之惡。而顯己之美。所謂未信則

爲謗己也。此謂之菑害於人。凡菑人者。人必反。

且苟

菑之。汝不審彼己而彊行。始爲彼人菑之也。

且苟

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也。求有以異。

且彼衛君誠有悅賢而惡

不肖之心。則彼國自有賢者。何用汝特往而求以顯異耶。若也。唯無詔。言汝必不

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言女非詔命而往。則彼王

鬪其捷勝。而汝也。目將熒之。言汝見人君之勢。與汝

不納其言。而目將熒之。凌之。則必自失其守。眼

目眩惑。而色將平之。眼目一眩。必將自救。而口將營

之。容貌既已失措。而口容將形之。容貌言辭一失。則

就心且成之。外貌一失。則內心無主。必將是以火救

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言女初心欲彼改惡。而竟

水火但增。順始無窮。言始則將順。而若也。殆以不信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若彼不見信而遽加之以忠厚之言。是謂交淺言深。彼將致疑而返以爲謗。如此則必死無疑矣。

此一節言涉世之大者。以諫君爲第一。若人主素不見信。而驟以忠言強諫。不唯不聽。且致殺身之禍。此非夫子之大聖深達世故。明哲保身者。其他孰能知此哉。顏子有所未至也。此爲人間世之第一件事故。首言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

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言龍逢比干以忠立名而竟見殺者。

蓋爲居臣下之位而偃拊人君之民者。偃拊言曲身拊恤於民以示憐愛之狀也。謂人君不愛民而臣下返爲之愛恤是自要名以拂逆人主之心。此所以見怒而取殺也。豈非好名取死之道耶。故人君

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言二子好名而修身以拂人君故人君因其修

而擠害之。是好名之過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

二國名。

禹攻有扈。

國名。

國爲虛厲。

使其國爲空虛。死其君爲厲鬼。

身爲刑戮。

親身操其殺戮。

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

謂二聖自以爲仁。將除暴救民。是皆求爲仁之實無已。故用兵不止。

以此好名以滋殺戮。

是皆求名實者也。

求仁之名而行殺而汝伐名成而實喪矣。而也。

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

平也。言名實雖二聖

人。且不能勝而全有之。

而況若汝乎。

此謂顏子無事強行。求名之實。必不能全。以明往而刑之之必然也。且名實聖人猶不能全。而況凡乎。

上文夫子以教其必不可往。下又問其往之之道。

雖然若

汝也。

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來。語辭。夫子謂雖然我如此說。其勢

必不可往。不知汝將何術以往耶。當以語我。試看何如。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

則可乎。

同謂我無他術。但端謹其身。以虛其心。不以功名得失爲懷。更勉一其志。不計其利害。如

此則

曰惡惡可。

言其甚不可也。

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

陽者盛氣。言衛君壯年。負驕勝之氣。女以小心端謹事之。則益充滿。彼之盛氣。而志更大。飛揚將發現於顏面矣。采色不定。喜怒不常也。常人之所不違。言彼喜怒不常之氣。性卽尋常執侍之人。亦不敢違。况汝未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自快之。同與言之人乎。

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

言彼拒諫之人。卽汝

以言感發之。彼卽定將所感之言。返案於女。以求容與。以快其心。不但不聽而已。如此飾非之人。卽日漸小德亦不成。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也。其庸詎

可乎

言彼將固執已志而不化。縱汝能端虛而外謹。勉一而內不毀。竟有何用乎。言其必無功效。徒

費精
神耳。

此一節言彊梁拒諫之人。縱以忠謹事之。祇增益

其盛氣。亦無補於德。終無益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此顏回聞夫子之言。以端虛勉一。必不能

行。又思其則。以內直外曲。上比古人。挾此三術。以往其事。必濟矣。

內直者。與天爲徒。

此顏回自解三術之意。言內直與天爲徒者。言人之生也直。此性本天成。則彼我同此性也。故曰與天爲徒。謂彼亦人耳。既同此性。苟言之相符。寧無動於中乎。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

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

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

徒。

言旣天性本同。則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但直性而言之。亦不必求其彼之以我言爲善爲不善。

我唯盡此真純無僞之心。如此則彼以我如赤子之心矣。此又有何患焉。外曲者。與人爲

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

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

外曲者。謂

曲盡人臣之禮也。不失其儀。又何疵焉。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

教謫。

謫。謂指謫是非也。

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

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成者引其成言也。上比者。上比古人也。故

其言雖謫之。而明言是非。而所言皆實。乃古人之言。非我之虛談也。如此。則言雖直。以非我出。則不以爲

病。若是則可乎。以此三術。則仲尼曰。惡惡可。歎其必

矣。庶幾可乎。太多政法而不謀。政法猶法則也。謀猶安妥。謂穩當也。言挾上三術。而法則太多。猶不

穩當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

師心者也。言以此三術。固亦不得罪。然止是如此而已耳。亦不能使彼心化也。何也。以三術皆

出有心。未能忘我。且已未成焉。能化彼哉。

此一節言三術從孔子君子有三畏中變化來。與

天爲徒。畏天也。與人爲徒。畏大人也。與古爲徒。畏聖人之言也。但議論渾然無跡。言此三事。亦非聖人大化之境界。止於世俗之常耳。意在言外。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

言回之學問止此而已。更無以進矣。

敢問其方。

請問

夫子之教以何法也。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言須齋心待聽我之教也。

若也。有

而爲之。其易耶。

言汝有心而爲之事。自己未化。便欲化人。豈容易耶。

易之者。皞

天不宜。

以有心之事爲容易者。其心不眞。故上天所不宜。

顏回曰。回之家貧。

唯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

此顏

子未知。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

尼曰。一若志。專一汝之心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言返聞於

性。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心尙未忘形。氣則虛而形與化之矣。聽止

於耳。心止於符。謂心冥於理也。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言心虛至

極。以虛。唯道集虛。虛乃道之體也。虛者。心齋也。教顏子之心齋以主於虛

也。

顏子多方。皆未離有心。凡有心之言。未忘機也。機

不忘則已不化。故教之以心齋。以虛爲極。虛則物

我兩忘。已化而物自化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言未受教時。得使自以爲有已。

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一聞心齋之教。頓忘其已。此忘已可謂虛乎。回

於一言頓悟如此。

夫子曰。盡矣。

謂心齋之理。盡於此矣。

吾語若。

言汝有受教之

地矣。故汝

能入遊其樊。

樊。謂藩籬。謂世網中也。

而無感其名。

言能遊人世。虛已忘懷。無以智巧以感動人而要其名。

入則鳴。不入則止。

言不可執

一定成心而往。但觀其人精神氣味。相入則言。不入則止。不可強行。

無門無毒。

門者。言立定一

箇門庭。毒。卽瞑眩之藥。謂必瘳之藥。此二者有患。皆不可用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則幾矣。

一宅者。謂安心於一。了無二念。卽其所言。當寓意於不得已而應之。切不可有心強爲。如

此則庶幾

絕跡易無行地難。

言逃人絕世尙易。獨有涉世無心。不著形跡。爲

難。卽老子善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聖人應世。乃天

之使也。若是爲人之使。容可以僞。聖

聞以有翼飛者

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此有心無心之喻也。言世人有心爲事而成者有之。若無

心應物。而使人感化。若無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

無知知者也。

言世人皆以有知而知之者。聖人以無知而知者。蓋言忘形絕智。以無心而應

物者。此其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此心虛之喻也。謂室中空虛。但有缺

處則容光必照而虛室中卽生吉祥止止。言有心而動則禍福
白矣。以喻心虛則天光自發也。隨之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也。今若心虛無物則一
念不生。虛明自照。悔吝全消。惟吉祥止止。而言此虛
心乃吉祥所止之處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言人心皆本虛明。第人心不安心
止此。私慾萌發。則身坐於此。而心馳於彼。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
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徇作殉。猶喪失也。言喪耳目之見聞。返見返聞。
故云內通。若內通融於心體。真光發露。則不用其妄
心妄知。如此則虛明寂照。與鬼神合其德。故鬼神將
來舍矣。而況於人而不感化乎。此是萬物之化也。謂
無翼而飛者也。此教回之極處也。喪
耳目則形自忘。外心知則智自泯。則物
我兩忘。我忘物化。則萬物盡化爲道矣。禹舜之所紐。

樞也。伏羲几蘧

古聖君也。

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言物我兼

忘萬物盡化。此混歸大道之原。卽禹之神聖。亦執爲樞紐。而伏羲几蘧之大聖。御世終身所行。而况散民乎。顏回能以此用世。又何強行之有哉。

此言涉世先於事君。此言輔君之難也。苟非物我兩忘。虛心御物。不得已而應之。決不能感君而離患。若固執我見。持必然之志。而強諫之。不但無補於君。且致殺身之禍。此龍逢比干之死。皆是之過也。

下言使命之難

葉公子高

葉公名梁。字子高。楚大夫也。

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

使諸梁也甚重。

意將有兵革之事。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

不急。

言齊君待使者貌雖恭而心甚慢。不能應使者之急事。

匹夫猶未可動也。

而況諸侯乎。

言楚之事甚急。而齊若慢之。則不敢輕意催促。且匹夫尚不可輕動。況諸侯乎。

吾甚慄之。

恐誤國事而取罪。故甚恐懼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

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

嘗憶夫子教我。謂事無大小。必以歡成。儻齊之不歡。則事

難濟矣。此所以恐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言事若不成。君能無罪我。

乎。是必有人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言齊儻不急道之患也。

委曲求成。則焦勞之病。乃陰陽之內患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

德者能之。有德者。謂全德之聖人也。意謂事之成與不成。俱無患者。唯聖人虛心應世。不以物

爲事者。吾食也。執麤而不臧。善也。謂不求甘。美之厚味也。爨無欲

能之也。清之人。言我之飲食淡薄。無多烹庖。故執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言素無厚味。故無內熱之症。今朝受命而夕飲冰。則

火症內發。乃憂愁焦思。以吾未至平事之情也。實而既

動其火耳。其內熱之病歟。有陰陽之患矣。言未就事。早有陰陽

失錯內熱之病矣。事若不成。必有

素九

人道之患。

事若不成。國君能無罪我乎。此人道之患所不免者。

是兩也。爲人臣

者。不足以任之。

言此兩患在身。事不由己。故爲人臣者。所不能任之也。

子其有

以語我來。

願夫子有以教我。

此言人臣以使命爲難也。以爲人臣者。但以一己

功名爲心。故事必求可。功必求成。以此橫慮交錯

於胷中。勞神焦思之若此。乃舉世人臣使命之難。

絕不知有所處之道。故不免其患耳。故夫子教以

處之之方。意有一定之命。一定之理。安順處之。自

無患耳。若持必可之心。固所不免也。

下夫子教其莫若致命。此其難者。將此起語爲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

大戒者。謂世之大經大法也。乃君親之命不可易者。其

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

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莊子誹仁義。獨於人之事君。以義爲主。又以死忠爲

不善。今言人臣之事君。無往而非君。乃忠之盛也。此老何曾越世故耶。

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是之謂大戒。

言世之君親之命。無所逃。此乃世之大經大法之不易者。

是以

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言子之事親。無往而非親。

命。則不敢擇地而安。之。此乃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

之盛也。言事君者。唯命是聽。不敢以難易二其心。乃忠之盛也。故古人恥貳心以事主者。自

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言孝則當竭其力。忠則盡乎命。以盡心盡命爲

主。不以難易推移之志。此事心之大者。不以哀樂入於心也。知其不可柰何而安

之若命。德之至也。言人臣之分。知其事之難。無可柰何。亦不敢貳心相視。但安之若命。

安命則忘其難易。此乃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

之情而忘其身。言人之臣子。固有不得已之事。但當盡命以忘其身。以從事。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言臣子盡命而已。豈敢以生死爲去就哉。夫子其行可

矣。教葉公但當如此而行可矣。

莊子全書皆以忠孝爲要名譽喪失天真之不可
尙者。獨人間世一篇則極盡其忠孝之實一字不
可易者。誰言其人不達世故而恣肆其志耶。且借
重孔子之言者。曷嘗侮聖人哉。蓋學有方內方外
之分。在方外必以放曠爲高。特要歸大道也。若方
內則於君臣父子之分一毫不敢假借者。以世之
大經大法不可犯也。此所謂世出世間之道。無不

包羅無不盡理。豈可以一槩目之哉。

臣請復以所聞。

前槩言君臣父子之分義。此下方復言使命之理。

凡交近則

必相靡以信。

靡順也。信符也。凡交近國。必須符驗。則不假辭令。

遠則必忠之

以言。

若交遠國。則必忠之辭令。以合二國之歡。

言必或傳之。

謂言必要。夫使者口傳。

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言之所係。安危以之。而禍福隨至。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病在。凡於溢。

溢之類也。妄。

溢美溢惡。出於過用智巧。故失其本真。故曰妄。

妄則其信之也

莫。

以言不至誠。故聽者亦莫然不信。

莫則傳言者殃。

既不相信。則罪在傳言者殃矣。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常情乃真實。無妄之言。則幾

乎全。

庶幾免禍。

此一節言使命之難。以兩家之利害。皆在一己擔當。若溢而過實。則令聽者生疑不信。是爲生禍之本。而傳者必受其殃。所以貴乎真實無妄。庶幾可保全耳。

下文申明雖苟全目前之事。而終必爲害甚矣。言之不易。不可不謹慎其始也。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太至則多奇巧。

此言

慎始慎終之道也。且始以巧鬪力者。乃以戲劇相格鬪也。始則兩情相嬉。及其過甚。則有求勝之心。必各用其奇巧。奇巧一出。則必有一傷。傷即認真。至不可解。則終之以怒矣。陽猶喜。陰猶怒也。以禮飲

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太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

如且

飲酒者。初則賓主秩然有禮。及至酒酣樂劇。樂劇則亂必隨之。不獨巧鬪飲酒。凡事皆然。始乎諒

常卒乎鄙。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鄙。詐也。且如人

詐之心。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不獨人情。即作事。始作必以簡

省爲主。其將畢也必巨。自有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

不可收拾者。蓋勢之必至也。

也。凡事不能保其始終。而言行尤甚。蓋言者風波也。乃是其所由生。行者實之所自發。行成而實喪矣。

故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故當所必謹者。豈可妄乎。夫風波易以動。實喪

易以危。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殆辱。知此則知所慎矣。故忿設無由。巧

言偏辭。故凡人忿怒之設。實由巧言偏辭以激發之。獸死不擇音。氣息茆

然。於是並生心厲。茆。勃然也。厲。鬼病也。謂巧言偏辭以激怒其人。以致怒氣勃然而發。

則不擇可否而橫出之。如獸死之不擇音。則使聽者以為實然。則並皆心生鬼病而不可治矣。剋核

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謂聽言激怒之

人。乘其怒氣。則於所怒之人。必以橫口非理加之。毫髮推求。不少寬假。而剋核之。若剋核太至。則彼被怒

之人亦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是則兩家之禍成矣。禍雖成而竟不知其所以然也。所以然者。蓋由巧言偏辭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若苟知其巧言之。知其所由言然。則兩家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其由之禍將不知其所終矣。巧言偏辭爲禍之端。害事之甚。故奉使者必不可溢言。無遷改其令。無勸其成。免後禍也。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凡增益者。乃過其度也。遷令勸成。終必壞事。必不可也。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凡事不宜速成。故美成及改矣。不可不慎也。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此方教以使命之正道也。惟有至人。物我兼忘。順物之自然。以遊心於其間。事不可有心以強成。當托於

不得已而應之。以養中正之道。而不失其守。如此應世。可謂至矣。何作可報耶。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此結乃起語也。言使命者何所作爲乃可報也。莫若致命。謂在事之成否。自有一定之天命。卽今奉使。又有一定之君命。知天命之不可違。則當安命順其自然。不可用心以溢言。僥倖以成功。知君命之不可違。則不可遷令以勸成。以免後禍。此所謂致命之意。此必至人方能尋常人則不易。故曰此其難者。

此一節言應世之難者。無愈使命。如葉公之所憂者。固然。而夫子之言。皆使命之至情。禍福之樞機。切中人情之極致。所謂士見危致命者。非夫子大

聖深於世故者。又何以致此哉。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

蒯瞶也。

而問於蘧伯玉。

名瑗。衛之賢人。

孔子之友也。

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去聲。降也。謂天生低品之人也。

與之

爲無方。

謂不以法度。規之也。

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

若以法度繩墨之言諫之。則必不信而見尤。則危吾身。

其知

去聲。適足以知人之

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謂其人聰明足以撫拾人之過。而不知己之過。

若然者。

吾柰之何。

謂其人如此。吾將柰何。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

善其問於我也。

戒之慎之。

言此人不可輕意犯之者。

正汝身哉。

當先正己而後事之。

形莫若

就

言其人很戾不可逆之。宜將順其美而後救其惡。

心莫若和

言中心不可不善而逆

之故莫

雖然之二者有患

雖然形就心和亦未免患。形就將與己同心和則將

若和

為悅己以此縱之則

就不欲入

言形雖就不可全身放倒也。

和不

欲出

出者謂顯己之長。形彼之短故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

崩為蹶

若放身阿諛承順其惡則返成其惡將取顛滅崩蹶之禍。

心和而出且為

聲為名為妖為孽

若少露圭角則彼將以己之惡而收為聲名其心必忌之而為妖孽

矣。故此二者皆有患也。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嬰兒言彼無知識也。

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町畦言無牆塹。謂全無檢束也。

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

崖謂無崖岸。言放蕩無拘也。

達之入於

無疵。

言先且於一切舉動不可一毫有逆其意待彼久久相信而不疑則漸漸因事引達以入無過

之地。此正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無患也。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此喻不量力而逆之也。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其志則

似矣。而不知其力不勝任也。

是其才之美者也。

言螳螂恃其才之美者。但不量己力

耳。謂闔才雖美。至若盡力以事暴君。恐不免其患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

犯之。幾矣。

言汝積伐己之美才。而挺身以犯暴君之難。若螳螂之怒臂。其不免於死者幾矣。可

不戒慎之哉。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

殺之之怒也。

若以生物則長其殺心。

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

之之怒也。

全物與之則令虎決裂而生其怒也。虎怒則發威猛而不可制矣。

時其飢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

殺者逆也。

養虎而不知順其性則被其殺無疑矣。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

矢卽糞也。

以蜃盛溺。

尿也。

適有蚤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

銜

則怒而斷其啣勒也。

毀首碎胷。

言馬之怒則毀碎胷首之絡轡也。

意有所至

而愛有所亡。

言雖愛馬之至若拊之不時一觸其可怒則將斷勒毀轡矣。又何顧其愛哉。

不慎耶。

愛馬之喻尤切事情。三喻乃事暴君之大戒也。

此言輔君之難也。已上三者皆人間世之難者。意謂夫遊人間世者。必虛心安命。適時自慎。無不可。乃可免患。若不能虛心。恃知妄作。無事而强行者。顏回是也。若不能安命。多憂自苦。當行而不行者。葉公是也。二者皆非聖人所以涉世之道。而當以孔子之言爲準也。若其必不得已而應世。以事人主。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以竭其忠。尤當以戒慎恐懼。達變知機。不可輕忽。不可恃才輕觸。以取

殺身之禍。此又當以蘧伯玉之言爲得也。涉世人情之曲折。極盡於此矣。是必取重仲尼。伯玉乃可免患耳。

上言材能之累。下以不才以全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地名。見樂社樹。其大蔽牛。絜之

手挈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言樹身分其可

以爲舟者。旁十數。言正身之外。旁枝可觀者如市。以

爲大且美。故匠石不顧。遂行不輟。止也。謂不顧其弟

觀之者眾。樹而行不止也。弟

子厭飽足也。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

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

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楠謂門樞引水。則液。楠然而泚。

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

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

於文木耶。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

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培擊

言培取而擊折之也。

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

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幾死者。謂尋常人。不

知我不材。幾乎被伐者數矣。今幸而得全。

爲予大用。

以不材全生。爲我大用。

使予也

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

若使我有用。必不能此之大也。

且也。若與

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

言汝與我同爲天地間之一物耳。柰何汝

恃有用。而以我爲無用耶。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言汝乃幾死之散人。

而不自知。且又鄙我爲散木。是自不知量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覺而爲弟子說其夢。

弟子曰。趣取無用。

趣。乃意趣。猶言意思也。謂意思取無用。而爲社者何也。

則爲

社何耶。曰。密若無言。

謂汝不必聲說也。

彼亦直寄焉。

然直是以社寄

於此木。非是此木。

有心要作社也。

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謂常人不

意遂以此木真真是社。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言此木卽

以此名而誣害之也。

不爲社。又豈

有翦伐者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

謂彼

木所以保其天年者。以不材而全生。故與眾異。而人不知。乃以利人長物。禁暴除非之義譽之。

不亦

遠乎。

此言櫟社之樹。以不材而保其天年。全生遠害。乃

無用之大用。返顯前之恃才妄作。要君求譽。以自

害者。實天壤矣。此莊生輕世肆志之意。正在此耳。
下歷言無自全之意。以喻己志。此立言之指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

謂有異於眾木。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賴。

言千駟之車馬。隱息於樹下。而樹之枝葉皆能芘蔭之也。

子

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不知其不材。故異之也。

夫仰而

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樑。俯而視其大根。

則軸解。

言木身之解散也。

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

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

言葉之惡氣薰人。令人狂。

醒如醉而不醒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

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言子綦因試知其木不材。乃知神人以不材無用而致聖

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猿狙之

杙。取猿狙之具也。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屋棟也。者斬

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乃棺木之全傍邊也。者斬

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此甚

言材之爲害。以見故解之。解者祭祀解賽也。古者天

不材之得全也。出漢書。以牛之白鰓。言色不純也。者。與豚之亢鼻。言形不美。者。

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以人祭河。謂人爲巫祝也。又漢書有爲河

伯娶婦。選童男女之美者。投之河中。謂之適河。此事或古亦有之。此皆巫祝以知之

矣。所以爲不祥也。言此三者小有不材。足以全生。况神人以無用而自全者乎。此

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此極言不材之自全。甚明材美之自害也。唯神人

知其材之爲患。故絕聖棄智。昏昏悶悶。而無意於

人間者。此其所以無用。得以全身養生。以盡其天

年也。此警世之意深矣。

支離疏者

此假設人之名也。支離者謂墮其形。頤口疏者謂泯其智也。乃忘形去智之喻。頤口

兩頤也。

隱於臍肩高於頂

兩頤隱於臍則其背僂可知。

會撮髮髻

指

天

言背僂而項仰也。

五管在上

謂五臟之腧隨背而在上也。

兩髀爲脇

髀大

腿也。言大腿爲兩脇則形曲可知。

挫鍼縫衣

治解浣衣也。

足以餬口鼓

箴播精

言簸米出糠稗也。此就其形之曲戾而可爲之事也。

足以食十人

言形曲簸

米則有力故取值多。可以食十人也。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言形

既支離故不畏其選故攘臂於其間。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

功

言大役難免而支離又以疾免。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言以疾則多得其賜。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此言支離其形。足以全生而遠害。况釋智遺形者乎。此發揮老子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意。前以木之材不材以況。此以人喻。亦更切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言天下有道。則成聖人之事業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天下無道。則聖人

全生而已。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方今之時。僅能免害足矣。何敢言功。福輕

乎羽。莫之知載。言福之自取甚易。而又不肯受。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言世人之迷。冒禍以求利也。已乎已乎。言自歎其當止也。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殆者。危而不安也。言方今之時。若以德臨人。以才自用。其危之甚也。畫地而趨。迷

陽迷陽。無傷吾行。言方今之人。畫地而趨者。迷昧之甚也。豈能效之而行哉。行則有傷

吾之固吾行卻曲。言行不進貌。無傷吾足。言世道難行。若行之適以傷吾

之足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自取寇斫也。膏火自煎也。膏以明。故自煎

耳。桂可食。故伐之。桂以可食。故早伐也。漆可用。故割之。漆以澤。故自取

割。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人間世立意。初則以孔子爲善於涉世之聖。故托言以發其端。意謂雖顏子之仁智。亦非用世之具。不免無事強行之過也。次則葉公乃處世之人。亦不能自全。況其他乎。次則顏闔乃一隱士耳。爾乃妄意干時。乃不知量之人也。故以伯玉以折之。斯皆恃才之過也。故不免於害。故以樂社山木之不材以喻之。又以支離疏曉之。是涉世之難也。如

此故終篇以楚狂譏孔子。意謂雖聖而不知止。以發己意。乃此老披肝露膽。真情發現。真見處世之難如此。故超然物外。以道自全。以貧賤自處。故遯世無悶。著書以見志。此立言之本意也。故於人間世之末。以此結款。實自敘也。

德充符第五

此篇立意。謂德充實於內者。必能遊於形骸之外。而不寢處軀殼之間。蓋以知身爲大患之本。故不

事於物欲而心與天遊。故見之者自能神符心會。
忘形釋智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學道者唯務實。
德充乎內。不必計其虛名見乎外。雖不求知於世。
而世未有不知者也。故引數子以發之。蓋釋老子
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意也。

魯有兀

卽介字。乃刖足之人也。

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

分魯

言魯國從王駘遊者與夫子相半也。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

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謂教人不見於形容言語。而但

以心相印成者耶。

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

而未往耳。

謂直居其後。未能往向於前耳。

丘將以爲師。

此重言孔子未能忘形師

心之

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

從之。

此形容孔子無我之意。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

音旺。言勝也。

先

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

句。言不同於人也。

若

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不爲死生之所遷變。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言雖天地覆墜之變。亦不爲之所遺累也。

審

審處也。無假謂形骸之外。至真之道。超然出於萬物之表。故不

謂其人超然物外
不隨物遷唯任物

仲尼曰

忘言不能形見

大白

既形忘骸

骸之外。而

物以類聚

彼處乎大化之中。故人但見其道。視喪其足。猶遺土

也。

言視喪其足。若與己無干。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已。

止也。言止於此而已也。以

其知得其心。

謂彼不過以其所知。得其自己之心耳。

以其心得其常心。

言卽彼所得之心。亦尋常人之心耳。

物何爲最之哉。

言彼所得之心。亦人人皆有。又何有

越過人之心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眾止。

夫子言人人雖皆有此心。但眾人之心妄動。如流水。而聖人之心至靜。如止水。故眾人之

心動而不止。唯聖人能爲與止之耳。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

句冬夏

青青。

言獨者。乃天地真一之氣。雖萬物之多。而此真一之氣。獨在松柏。

受命於天。唯

舜獨也正。

句

幸能正生以正眾生。

言受命於天。唯舜得天之正。乃各正

性命之正。故爲正人。以其自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

正。故能正眾人之不正者。

始者受命之元。卽所謂大道之宗也。言保始。卽上文守宗。乃守道之人也。其守道之徵驗。惟不懼是其實

效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

若是。

以勇士不懼。以比有道者之不懼。

而况官天地。

聖人爲天地之宰。

府萬

物。

會萬物歸一已。

直寓六骸。

假借六根。

象耳目。

耳目如偶人。所謂如幻也。

一知

之所知。

知萬化爲一致。

而心未嘗死者乎。

死。猶喪失也。謂眾人喪失本真之心。

唯聖人未喪本有。故能視萬物爲一已也。

彼且擇日而登假。

假。猶遐也。謂彼人且將擇

日而登遐。遠升仙界。而超出塵凡也。人則從事也。言人之相從者。蓋從於形骸之外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此篇以德充符爲名。首以介者王貽發揮。只在末後數語。便是實德內充。故符於外。而人多從之。非有心要人從之也。蓋忘形骸一心知。卽佛說破分別我障也。能破分別我障。則成阿羅漢果。卽得神通變化。今莊子但就人中說。老子忘形釋智之功。夫卽能到此境界耳。卽所謂至人忘己也。此寓六

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卽佛說假觀。乃卽世間出

生死之妙訣。正予所謂修離欲禪也。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此亦撰出

其人名。蓋從老子眾人昭昭我獨若昏。故以昏爲聖人之名。

子產謂申屠嘉曰。我

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此重言子產不能忘我。以功名自矜。故恥與介

者爲伍。故止其不與同出入也。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

言申屠嘉自忘

其介。而亦不知子產之厭己也。

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

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

執政而不違。

迴避也。

子齊執政乎。

子產見申屠嘉之不避己。故明言之。然以

執政矜人。則形

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

此哉。

申屠嘉鄙子產之陋。乃曰先生之門。固有此不能相忘之人哉。

子而說子之執

政而後人者也。

言子但知有己之執政。故以人不若己者。此陋之甚也。

聞之曰。

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此譏子產之不明也。蓋聞老子自知者明之意。笑子產不自知也。意謂子產既遊聖人之門。而猶發言如

此足見無真學問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子產言申屠之廢人而不能自反。而與人

爭善。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德猶見謂申屠

嘉既廢如此。而不自反求諸己。而猶且以聖自居。將與堯爭善。我計料子之知見誠愚而不自反也。子產

畢竟露出。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狀者

本來面目。言自

知己過之分明也。謂若人能自知己過。則人之過更有甚於我者。如此見恕。則以我之足不當忘者眾矣。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此句義似不順。當去一不字。意謂若人不自狀其己

過。則責我太過。則以我足當存者寡矣。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

德者能之。若知我無可奈何而命之使然。遊於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之善射。而人遊於必中

之地不被射而死者亦幸而免耳。以喻世人履危機當禍而免者亦幸耳。謂我以不幸而不免者豈非命之有。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在耶。言始也。人笑我以足不全。我則怫然如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言初未聞道。故未忘人我。今自入先生之門。一聞大道。則人我之見盡廢亡矣。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言不自知其先生洗我以善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我與先生遊十九年。向未知我之亡足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言我與子相知以心。卽當相忘以道。不當取於形骸之間。今子乃以形骸外貌索我。不亦過乎。子產蹇然

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子產聞說。則中心愧服。而諫之曰。子無乃稱。謂再不必言也。

此章形容聖人忘功。故以子產發之。蓋實德內充。形骸可外。而安命自得以道相忘。則了無人我之相。此學道之成效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無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務學道也。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

尊足蓋指性而言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

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無趾自以

所全者性真而夫子猶以形骸取之初以夫子爲聖人之大無所不容不知其猶若此之區區也

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

夫子聞無趾之

言知其爲有道者故請入願講其所聞

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

趾兀者也。猶務學

謂務學道也

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

猶全體也

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言初以孔丘爲至人。今見其未至也。如此之見識。何以賓賓恭

實德之人。故取人於規。規是非善惡之間。殊不知至人超乎生死之外。而視世之浮名爲桎梏。蓋未能忘死生。一是非。故未免落於世之常情耳。聖人則不以此爲得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謂醜貌之人也。

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

言男子與之相處。則不忍捨去。

婦人

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

未止也。

言婦人見之。而皆願爲之妾者。不止一人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謂未有所長而先見聞於人者也。

常和而已矣。

亦祇見隨於庸眾人而已。

無人君

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言無勢位以濟人之死。

無聚祿以望人之

腹。

望猶月望之望。謂飽滿也。言無位聚祿以周給於人以飽人之腹。

又以惡駭天下。

既無利濟於人。且又醜貌以駭天下之人。

和而不唱。

言一向隨人。自無專能。

知不出

乎四域。

言無超出世間常人之見識。

且而雌雄合乎前。

雌雄猶言爭勝負也。

謂凡人之是非勝負不決者。皆取決其人。言此事常合在前。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言貌醜而人從之者眾。必有異乎人之所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

天下。

及召而觀之。果然醜貌。不見其所長。

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

人有意乎其爲人也。

及相處月數則見其有可愛處但未盡知耳。

不至乎

期年而寡人信之。

不期年則信之深矣。

國無宰。

宰卽宰相掌一國之政事。

而

寡人傳國焉。

言以國事授之也。

悶然而後應。

悶然若不悅其事也。

汜而

若辭。

汜謂泛然不經心而若辭也。

寡人醜乎。

言見彼之不在意故自愧醜也。

卒授

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

言卹

其去若已有所亡失也。

若無與樂是國也。

察其人之意蓋不以國爲樂也。

是何

人者耶。

謂不知是何等之人也。使我愛之如此。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

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

見死母之目不瞬也。皆

言不形僵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

形者。假物也。使其形者。真宰也。言狔之子母。乃天性之愛也。往日食於母。何嘗不愛。及今

形者也。形者。假物也。使其形者。真宰也。言狔之子母。乃天性之愛也。往日食於母。何嘗不愛。及今纔死。始則就之而食。及見目之不瞬。則知精神不在。故棄之而走。是則死生不遠。卽棄之而走。是知所愛者。非形骸。乃愛使其形骸之真宰也。雖戰而死者。其物之至愚。尙知愛其天真。而況於人乎。戰而死者。其

翼。古訓纛。乃大將之旗也。戰而死者。以此爲送葬之儀。言已失

言者無別

以翬資則履爲無本之喻。爲意謂真可愛者在本也。

天子之諸御。不翦爪。不穿耳。言選天子之侍御者。不翦爪。不穿耳。不欲毀其

全體。將以要寵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言新婚之婦。必先戒不作事務。

恐胼胝其手足也。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言天子之

御。新婚之人。不如此不足以要寵結歡。但全其形。尚如此。況全德之人乎。言魯君之愛駘它。蓋忘形。愛其形之本也。有難以言語形容者。故夫子連以三事喻其可愛之在本。今哀駘它未言而

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言哀駘它未與魯君

一語。而見信若此。且無功。卽授之以國。惟恐其不受。豈無謂哉。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言才者。謂天賦良能。卽所謂性真。莊子指爲真宰是也。言

才全者。謂不以外物傷戕其性。乃天性全然未壞。故曰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

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仲尼言才全。而先言此十六事者。蓋此諸事皆戕生傷性之事。變而世人未有不被其傷損其性真者。故

先言。日夜相代乎前。此十六事。人生於世。日夜相代於前。未嘗暫免者。是皆戕生傷

性之具也。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言上十六事。日夜相代。而以知規規求之。

不知所由來。蓋達其性真。本不涉其變。故不足以滑和。滑音汨。謂汨溺也。和謂本元中

和之體也。言以上諸事。雖常情之變。但了其本無。故不足以汨和。不可入於靈府。靈府。

所謂靈臺。言諸變不可以搖動其性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和者。即中。

和之。和。謂性真達於事變。渾然而不失其體也。豫者。安然自得而悅豫也。通者。謂達於事變而不滯也。兌者。卽老子玄牝之門。謂虛通應物而無跡者也。言真人所以才全者。蓋保其性真而不失也。使日

夜無卻而與物爲春。

卻亦作隙。謂縫隙也。言真人之性。緜緜。日夜無隙。未嘗間斷。

但於應物之際。春然和氣發現。令人煦然而化也。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時者。

謂接物應機。時行時止。與物俱化。未嘗逆也。若夫愚人。則與接爲構矣。

是之謂才全。

此言。

真人應物。一味性德流行。無一息之間。故謂之才全。

何謂德不形。

此哀公問也。

曰。平

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德者。謂性之德用也。以性德之用。難以言語形容。故以水平爲喻。蓋言水之平者。乃停之盛。謂湛淵澄靜。

之至。故可以取法爲準。言性體湛淵澄渟寂然不動。則虛明朗鑑。乃內保之而外境不蕩。爲守宗保始之喻。謂性靜虛明。則德之成。和之脩也。言虛明朗鑑。乃可以用鑑物爲用也。德之成。蓋從中和用功。修而後得者。非漫然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言不能離者。謂與物混一而得不分。故人但見其物之變。而不知性之真。故其德不易形著於外。所以人但見其貌惡。而不識其才德之全耳。觀孔子對哀公之言。發明中庸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之意。何等正大精確。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言自以爲至通於道也。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

臣也。德友而已矣。

此章形容聖人之德。必須忘形全性。體用不二。內外一如。平等湛一。方爲全功。故才全德不形爲聖人之極致。蓋才全則內外不二。德不形則物我一如。此聖人之成功。所以德充之符也。故魯君聞之。亦能忘分感化。而友於聖人也。

闔跂

曲跂也。

支離

形不全也。

無脰

無臀也。

說衛靈公。

靈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

脰。細小貌。

肩肩

細小貌。

甕甕大癭

言癭如甕甕也。

說齊

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

形有所忘

言二子醜惡之狀而使二君說之反視爲全人之不如者蓋愛其德故自忘其形也

人不忘其所忘

所忘者性也言世人迷性眞而愛形骸故忘其性今欲不忘

而忘

其所不忘

所不忘者形也世人忘性而愛形故今欲忘之

此謂誠忘

忘其所愛而不

忘其所不愛

故聖人有所遊

聖人遊於大道之鄉而忘其物欲

而知

爲擘

知者以智巧揣摩人心謂之知擘妖擘也

約爲膠

以仁義結束人心謂之約膠固結而

不解

德爲接

以小惠要買人心謂之德接應接於人也

工爲商

以機關罔取人之利

謂之工工猶技巧也商行貨之人也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

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四者皆僞。以喪真淳。故聖人去之。以全天德。

四者

天鬻也。

謂四者淳德。乃天德也。鬻猶售也。

天鬻也者

天食也。

謂天既售我以天德。則天之所食我也。又何取於人僞哉。

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

言天生我性德。自有天然之受用。又何以人僞求之。

有人之形。無人

之情。

言聖人雖居人世。其形雖似人。而絕無人之情。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其形

為人。故羣於眾人之中。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以形寄人。心中超物。

外。不以物爲事。故無人世之是非。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人在太虛中。乃

萬物之一數耳。其最眇。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警者。警然超於

物表也。言性德廣大。全此天德。故由人而入於天。

前雖以知忘形。而知尙存。未盡道妙。故此一章以忘忘知。知忘則德自化。方能合乎自然。以全天德。其德乃充。故如二君之見二子。能不見其形。此所以爲德之符也。聖人造道之極致。至此方爲究竟耳。故以此結一篇之義。

借惠子之問以結者。因上文發揮天德之全者。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借惠子之問以結者。因上文發揮天德之全者。乃絕情欲。去人僞心。與天游。乃能充實其天德。故恐世人將謂絕情。則非人類矣。故假惠子以發之。故乃

故有之故。謂。莊子曰。然。莊子直然其問者。蓋約人性本來無情耶。本來離情絕欲。故直然之。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惠子意謂世人若無其情。則非人也。此俗

人之常見也。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道者。性之固有。人之所當行也。人稟此性而爲人。乃道與之貌。即天與之形也。既有此性。豈非人乎。惠

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此惠子全不知道理。與常人

豈得無情者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

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

意謂必有情欲。乃可爲人。故以無情不得爲人爲問。莊子以正義答之曰。我所謂無情者。非絕無君親父

子夫婦之情也。蓋因世人縱情肆欲以求益生而返傷其生。故我要絕其貪欲之情耳。非是絕無人倫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身此全是常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莊子意謂人既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矣。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如此則全生養身之至道又何庸益生爲哉。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暝。

槁梧，琴也。乃惠子倚樹據琴而暝以辯論也。莊子意謂惠子不能樂其天

德而返外其精神而倚樹。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據梧以逞辯論是非也。謂天選子之形，賦以全德。今乃捨之而返忒堅白之論以自鳴，失之甚矣。

此篇以忘情絕欲以全天德。故其德乃充。前已發揮全德之妙。故結以無情非人。以盡絕情全德之意。所以警俗勵世之意深矣。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大宗師第六

莊子著書。自謂言有宗。事有君。蓋言有所主。非漫
談也。其篇分內外者。以其所學。乃內聖外王之道。
謂得此大道於心。則內爲聖人。迫不得已而應世。
則外爲帝爲王。乃有體有用之學。非空言也。且內
七篇。乃相因之次第。其逍遙遊。乃明全體之聖人。

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乃一書之宗本。立言之主意也。次齊物論。蓋言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之原。各以己見爲是。故互相是非。首以儒墨相排。皆未悟大道。特以所師一偏之曲學。以爲必是。固執而不化。皆迷其真宰。而妄執我見爲是。故古今舉世。未有大覺之人。卒莫能正之。此悲世之迷而不解。皆執我見之過也。次養生主。謂世人迷卻真宰。妄執血肉之軀爲我。人人只知爲一己之謀。所求

功名利祿以養其形。戕賊其真宰而不悟。此舉世古今之迷。皆不知所養耳。若能養其生之主。則超然脫其物欲之害。乃可不虛生矣。果能知養生之主。則天真可復。道體可全。此得聖人之體也。次人間世。乃涉世之學問。謂世事不可以有心要爲。不是輕易可涉。若有心要名干譽。恃才妄作。未有不傷生戕性者。若顏子葉公。皆不安命。不自知而強行者也。必若聖人忘己虛心以遊世。迫不得已而

應乃免患耳。其涉世之難。委曲畢見。能涉世無患。乃聖人之大用也。次德充符。以明聖人忘形釋智。體用兩全。無心於世。而與道遊。乃德充之符也。其大宗師。總上六義。道全德備。渾然大化。忘己忘功。忘名。其所以稱至人神人聖人者。必若此。乃可爲萬世之所宗而師之者。故稱之曰大宗師。是爲全體之大聖。意謂內聖之學。必至此爲極則。所謂得其體也。若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可爲聖帝明王矣。

故次以應帝王以終內篇之意。至若外篇皆蔓衍

發揮內篇之意耳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知天知人之知。乃指真知。謂妙悟也。

天乃天然大道。卽萬物之所宗者。所爲謂天地萬物。乃大道全體之變。故曰天之所爲。蓋天然無爲而曲成萬物。非有心也。人之所爲。謂人稟大道。乃萬物之一數。特最靈者。以賦大道之全體。而爲人之性。以主其形。卽所謂真宰者。故人之見聞知覺。皆真宰以主之。日用頭頭無非大道之妙用。是知人卽天也。苟知天人合德。乃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知大道在人稟而有生者。知之至也。

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所知者在人日用見聞覺

知之知也。所不知謂妙性本有人迷不覺。故日用而不知。由其不知本有。故但知貪欲以養形。而不知釋智遺形以養性。故舉世昏迷於物欲。戕生傷性。不能盡性全生。以終其天年。人若苟能於日用之間去貪離欲。卽境明心。迴光返照。以復其性。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如此妙悟。乃知之盛也。雖

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雖然

有患者。意謂我說以所知養所不知。此還有病在。何也。以世人一向妄知。皆恃其妄知。強不知以爲知。未悟以爲悟。妄爲肆志。則返傷其性。必待真悟真知。然後爲恰當。第恐所待而悟者。未必真悟。則恃爲已悟。則未可定也。必若真真悟透天。庸詎知吾所謂天之
人合德。本來無二。乃可爲真知。

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謂
我說以人養天。不是離人日用之外。別有妙道。蓋天
卽人也。人卽天也。直在悟得本來無二。原無欠缺。苟
真知天人一體。
方稱爲真人矣。

此一節乃一篇立言之主意。以一知字爲眼目。古
人所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蓋妙悟後。方是真知。有真知者。乃稱真人。卽可宗
而師之也。然知天知人。卽眾妙之門也。雖然有患。
卽知之一字。眾禍之門也。謂強不知以爲知。恃強

知而妄作。則返以知爲害矣。此舉世聰明之通病也。

何謂真人。

此下喚起真人。以示真人之所養者深。迥與常人不同也。

古之真人。不

逆寡。

寡。謂薄德無智之愚。人不逆者。不拒也。

不雄成。

雄。自恃也。成。謂已爲全德也。不恃已

德以傲世也。

不暮士。

暮。卽謀。士。卽事。謂無心於事。虛己以遊。全不以事干懷也。

若然者。

真人如

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言真人無心以

遊世。此全無得失利害之心。以情不附物。故水火不能傷。此則遺物全性。是知則能登遐於道也。

若

此。真人卽世忘世之如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夢發於妄想。以

則妄想不生。其覺無憂。真人虛懷遊世。了無其食不

故寢無夢。其覺無憂。真人虛懷遊世。了無其食不

甘。以道自娛。故其息深深。深者。縣縣之意。息麤而淺

不爲物動。故真人之息以踵。此釋上深深之意。踵者

其息深深。故真人之息以踵。此釋上深深之意。踵者

發處深不可測。眾人之息以喉。眾人之息在喉。則麤

故心定而不亂。眾人之息以喉。眾人之息在喉。則麤

動。所以日用心馳。屈服者其噍言若哇。心浮則言躁

於物而不知返。屈服者其噍言若哇。心浮則言躁

易屈服。噍者。咽喉也。哇。吐也。以淺

麤之言。自咽而吐。無根之言也。其嗜欲深者其天

機淺。言世人麤淺如此者。乃嗜欲之深。汨昏真性。

全不知有天然妙性。皆墮妄知。無真知也。

王。內。書。王。宗。師。五。素。十。

此一節言真人妙悟自性。是爲真知者。故所養迴與世不同。而以眾人觀之。則自別矣。前云有患。正恐未悟而恃妄。知爲得者。害之甚也。故此雙明之。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前略言真人處世忘利害。此則言真人不

但忘利害。而且超死生。以與大道冥一。悟其生本不生。故生而不悅。悟其死本不死。故不惡其死。

其

出不訢。其入不距。

出入。卽生死二字。老子云。出生入死。由不悅生。故不貪生。訢猶貪也。

不惡死。故不距。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翛然。乃鶴

謂介而不肯入也。

沖舉。刷羽之聲也。言真人無心遊世。翛然沖舉。出入死生。如遊太虛。了無罣礙。故云如此而已矣。

不

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以情其生本不生。故不忘其

可出。混萬物而爲

受而喜之。忘而復之。

眾人以生爲累。故患而不

一。故不求所終。

喜。真人載道而生。故受形而喜。雖處人世。心不違道。相忘於世。故念念而復。

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心與道遊。故不捐道。捐。棄也。人卽是

天。不假造作修爲。故不以人助天。如此乃謂之真人。

此一節言真人遊世不但忘利害而且忘死生。故

雖身寄人間。心超物表。意非真知妙悟。未易至此。

欲人知其所養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

若然者言真人如此遊世其容貌與眾不

同其心志志筆乘作忘言無心於世也其容寂言容貌寂然乃內湛而外定也其顙顙顙寬裕也謂其貌

廣大寬容不拘拘之狀也此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

淒然似秋言其面嚴冷若秋氣

之肅

暖然似春

言近之則其中溫然暖然令人可親可愛也

喜怒通四時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言無心於喜怒但隨物所感或喜或怒了無一定於中故

曰通乎四時與物有宜而人不知無喜怒也故曰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

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

言聖人無心御世與

天地合德假而用兵即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本無殺伐之心也縱恩施萬世原非有意愛人也所謂天

生天殺之意也。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心要通於物。非自然矣。有親。非仁

也。大仁不仁。親者有心私愛。非大仁也。故曰賊莫大德有心。天時。非賢也。揣度時勢。非任

命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明哲保身。乃稱君子。不通行利害。率意狂爲。非君子也。行

名失己。非士也。僞行虛名而無實。則非士矣。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亡己爲人。則人皆聽役。若執己殉名。則見役於物。非役人者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

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數子者。皆知之不真。徇名喪實。去聖遠矣。

此一節。槩言所知不真。不能忘己忘名。有心要譽。

徇名喪實。皆非真知之聖也。下又言真人真知之

不同。

古之真人。

此下一節明真人遊世之狀。

其狀義

無可不可。而不朋。

中心和而

不流。若不足

虛之至也。

而不承。

若一物無所受。

與乎

與世容與。

其觚而不

堅也。

觚者方也。雖介然不羣。而非堅執不化者。

張乎

施為也。

其虛而不華也。

雖見施為而中心空。不以華美為尚。

邴邴乎

邴喜貌。

其似喜乎。

雖喜而無心於

喜也。崔乎

言折節謙下也。

其不得已乎。

雖謙下以接人。其實以不得已而泛應也。

漻

漻。淳漻如水。下之湛漻也。

進我色也。

謂中心湛漻。而和氣日見於顏面之間。

與乎

與之止我德也。人與相處而不忍去。厲乎其似世乎。厲謂嚴整而不可犯。

亦似世之莊重也。警乎其未可制也。警謂警然禮法之外似不可以禮法拘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連者收攝檢束之意。雖收攝檢束但似好閉其實無所閉藏也。悅

乎忘其言也。悅俯下之意。謂對人謙下若忘其言者。以刑爲體。刑者不留其私。

謂中心一私不留以爲其體。以禮爲翼。雖忘禮法猶假禮以輔翼可行於世。以知爲

時。真知時之可以行止也。以德爲循。言以德但爲循順機宜也。以刑爲體者

綽乎其殺也。綽者有餘之義。謂殺盡私欲。一私不留而尤損之也。以禮爲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言既遊世不可出於禮法之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

已於事也。

言迫不得已而後應也。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上也。

上高處也。言循順機宜。接引愚蒙。令有識者皆可上進於道。故喻如有足者皆可引

進於高處也。

此四句。

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老子云。

釋上刑禮知德四句。

勤。勤勞也。言真人遊行於世。

無心而遊。雖行而不勞也。

此一節形容真人虛心遊世之狀貌如此之妙。言

雖超世而未嘗越世。雖同人而不羣於人。此真知

之實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故者由上遊世之工夫純一。故得天人合

德也。好之者天也。弗好者人也。今皆一矣。是謂之天人合德。其一也。一其不一也。其一。謂天人合一。謂天與人合一而歸於道。則其萬物雜然而不一者。盡皆渾然會歸於道也。其一。與天爲徒。則人可與天爲徒也。其不一。與人爲徒。謂天人原不一也。今人既合天而未免遊於人世。則以天而遊。故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若超然絕俗。則是以天勝人。若逐物亡性。則是以人勝天。今天人合德。兩不相傷。故不相勝。必如此方是真人。

此一節總結前知天知人工夫做到渾然一體天人一際然後任其天真則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天

地同根。萬物一體。故天與人兩不相勝。必如此真
知妙悟。渾化之極。乃可名爲真人。此豈可強知妄
見。而可比擬哉。此真人真學之全功。故下章從死
生命也起。至藏舟章末。皆極口勉人學道。要做真
實工夫。

死生命也。

此下教人做了死生之工。夫。命。謂自然而不可免者。

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

人有死生。如時之夜旦。不可免者。且陰陽有夜旦。太虛恆一而無昏曉。喻人形雖有生死。而真

性常然不變。如太虛之無變。故曰天也。

人之有所不得與。

去聲。

皆物之情。

也。謂真性在人。天然自具。一毫人力不能與其間。此人人同有之真體。所謂真宰。天君是也。此須養而

後。彼特以天爲父。言人人皆稟真性而有形。而身猶天然自足。故曰以天爲父。而身猶

愛之。而況其卓乎。言此血肉之假身。賴世之父而有生。且養身全孝以尊父。況天君載

我之形。卓然不屬形骸者。豈不知所養而尊之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

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且以世人知有君。欲盡忠者。而以身死之。況真君宰我之

形。而不能忘形以事之忠之。可謂不智之甚矣。此言激切之至。人讀此而不悟。非夫也。

此言真性在我。而不屬生死者。乃真常之性也。而

人迷之而不悟。嗜欲傷之。而不知所養。豈非至愚

也哉。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呬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於江湖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此取魚失水如失道德而後仁義且以仁

義相向正似相濡以濕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必忘仁義而可遊於大道之鄉也與其譽堯

而非桀也不若兩忘而化其道

無譽無非則善惡兩忘而與道爲一乃真

知之夫大塊

也天地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言人生天地勞佚死生皆

自然而不可卻者命也此所謂人也苟知命之所係即道之在是知由人而即天也若知天與人本無二

致則渾然合道。而不以人害天。虛心遊世。以終其天年。生不忘道。故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其天人合德。死生無變。任造物之自然。此知之至也。

此言世人不知大道。而以仁義爲至。故以仁愛親以死事君。此雖善。不善。故如泉涸而魚以濕沫相啣濡也。若能渾然悟其大道。則萬物一體。善惡兩忘。故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如此乃可謂知天知人。天人合德。而能超乎生死之外。故在生。在死。無不善之者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藏天真於有形。如藏舟於壑。藏有形於天地。如藏山於澤。

謂之固矣。此常人以此爲定見也。然而造化密移。雖天地亦爲之變。而常人不覺。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形與天地雖小大有宜。而皆不免於變。

若

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

若知

此身與天地萬物皆與道爲一。渾然大化而不分。是藏無形於無形。如此則無遯。則如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矣。此天地萬物之實際也。故曰恆物之大情。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

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

言大化造物。千變萬化。而人特萬物之一數耳。而人不知。特以得人身爲喜。如此則萬物皆有可喜者。其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

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言聖人心與道遊。則超然生死。乃物所不得遯。如此

則物物無非道之所在。故天壽始終無所不善者。而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

一化之所待乎。

言大道之原。乃萬物之根宗。故云所係。萬物非此而不能融貫而爲一。故

云一化之所待。此實天地萬物之大宗。聖人之所宗而師之者此也。可不悟乎。

此發明大道無形而爲天地萬物之根本。人人稟

此無形之大道而有生。是爲真宰。若悟此大道。則

看破天地萬物。身心世界。消融混合而爲一體。若
悟徹此理。則稱之曰大宗師。是所謂大而化之。謂
聖者也。至此則無己。無功。無名。逍遙於萬物之上。
超脫於生死之途。以世人槩不知此大道之妙。而
以小知小見之自是。不得逍遙。各執己是。互相是
非。故喪其有生之主。而要求名利於世間。故德不
充符。是則前五篇所發揮者。未曾說破。故此篇首
乃立知天知人。有真知方爲真人。直說到此。方指

出一箇大宗師。正是老莊立教之所宗者。如此而
已。故此後重新單提起一道字來發揮。足見立言

前後一貫。言雖蔓衍而意有所宗。於此可見矣。

上文說了大宗師狀貌。結了前義。言大宗師之所宗者大道。上云萬物所係一化所待者何。乃

大道也。故此下發揮大道之妙。以明萬物所係一有化所待之義。立意皆從老子天得一以清等來。

此言大道之體用也。齊物云。可形已信。有情無形。正指此也。此從老子窈窈冥冥。其中有

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言有情。無爲無形。湛然常寂。故無謂雖虛而有實體。不失其用。曰信。

爲超乎名。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故以心印心。相故無形。故可傳可

得妙契忘言。自本自根。本自天然。原非假借。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天地以之建立。故先有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變化不測。為天地萬

物之主。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伏羲畫卦始於太極。推之向上。更有事在。故不

以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包天地。容六合。故不為深。先天地生

而不為久。以固存。故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萬化密移。而此道湛

然。故狶韋。古帝。王名。得之以挈天地。參贊化育。整理世界。伏羲

得之以襲氣母。襲取也。氣母。生物之本也。維斗。北斗。襲氣母。即老子求食於母。天之

樞。也。得之終古不忒。忒。差也。北斗天樞。居所不動。故不差忒。日月得之終

古不怠。

運行而不已。

堪坏。

崑崙之神。人面獸形。

得之以襲崑崙。

此襲猶承襲。

馮夷。

河伯也。

得之以游大川。

山神也。

得

之以處太山。

黃帝也。

得之以遊雲天。

乘龍飛昇也。

顓

顓。

五帝之一。

得之以處玄宮。

禹強。

北海之神。山海經云。玄渚有神。人面鳥形。珥兩

青蛇。踐兩蛇。名曰禺強。

得之立乎北極。

北海之極。

西王母。

瑤池仙長也。

得

之坐乎少廣。

王母所居之宮也。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此二句總結上

文。列聖神人主持天地日月星辰。皆恃大道。故莫知其始終。此直從老子天得一以清一章中變化如許

說。彭祖。

姓籛。古長壽之人。

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世傳彭祖壽八

百歲。故上自有虞。下及五伯。

傳說

商之賢相。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

此明大宗師者。所宗者大道也。以大道乃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人稟此大道而有生。處此形骸之中。爲生之主者。所謂天然之性。以形假而性真。故稱之曰真宰。而人悟此大道。徹見性真。則能外形骸。直於天地造化同流。混融而爲一體。而爲世間人物之同宗者。故曰大宗師者此也。此大宗師

卽逍遙所稱神人聖人至人所言有情有信卽齊物之真宰及養生篇生之主若不悟此而涉人世必有形骸之大患顏子心齊教其悟之方旣悟性真則形骸可外故德充符前一往皆敷演其古今迷悟之狀到此方分明說破一路說來方才吐露所以云言有宗事有君正此意也此上已發揮大道明白了然但未說進道工夫故此下乃說入道真實工夫。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

此人名。皆重言也。撰出箇人。來設爲問答。不必求其實也。曰。

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問其年老大而色若嬰兒。借以發起。必有

所養。將以發。啟工夫也。

曰。吾聞道矣。

此卽要引人學道也。

南伯子葵曰。道

可得學耶。

此因聞說聞道。則驚詫。其言。謂道豈可學之耶。

曰。惡。惡可。

二字皆平聲。驚

歎之意。上惡字。歎其道難言。下惡字。歎其道不是容易可學。要是其人乃可。

子非其人也。

言道非容易可學。況子非學道之人。何以見得。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才謂天賦

之根器。猶俗云天資也。

而無聖人之道。

言有美質。而無進道志向。

我有聖人

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言我有聖人之道。而無美質。故多費苦工夫。

吾欲以

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

言我欲教卜梁倚以大道其亦可教。但無志向。論才

亦庶幾可成。第不知可。能造就而爲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

才。亦易矣。

言學道之人。才德雙美者。固是難得。有此全質。則學之亦易矣。

吾猶守而

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

天下疏而遠。故三日而已。可外。此言教之一次也。

已

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物漸近於身。故七日而忘。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生則切於己者。故九日之

功乃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朝。平旦也。徹。朗徹也。謂已外生。則忽然朗悟。如

睡夢覺。故

朝徹而後能見獨。

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屬形骸。故曰見獨。

不見

獨而後能無古今

謂悟一真之性。超乎天地。故不屬古今。

無古今而後

能入於不死不生

謂了悟性真。超乎天地。量絕古今。則見本來不死不生。

殺生

者不死

生者有形之累也。既悟性真。則形骸已外。物累全消。故曰殺生而一性獨存。故曰不死。

生生者不生

形化性全。則與道冥一。而能造化羣生。而一真湛然。故曰生生者不生。

其

爲物

物指不死不

無不將也

謂此道體千變萬化。化生之道體也。

者以

無不迎也

在乎人者。日用頭頭左。右逢元。故曰無不迎也。

無不毀也

謂此

道體。陶鎔萬化。挫銳解紛。故曰無不毀。

無不成也

觸處現成。不假安排。

其名爲攬

寧

攬者。塵勞雜亂。困橫拂鬱。撓動其心。曰攬。言學道之人。全從逆順境界中做出。只到一切境界不動。

其心寧定湛然。故曰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此釋撓寧之意。謂從刻苦境界中做出。故曰撓而後成者也。

此前論大道雖是可宗可師。猶漫言無要。此一節方指出學道之方。意謂此道雖是人人本有。既無生知之聖。必要學而後成。今要學者。須要根器全美。方堪授受。授受之際。又非草率。須要耳提面命。守而教之。其教之之方。又不可速成。須有漸次而入。故使漸漸開悟。其三曰外天下。七曰外物。九日

外生死。而後見獨朝徹。此悟之之効也。既悟此道。則一切處。日用頭頭。觸處現成。縱橫無礙。雖在塵勞之中。其心泰定常寧。天君泰然。湛然不動。工夫到此。名曰撝寧。何謂撝寧。蓋從雜亂境緣中做出。故曰撝而後成者也。觀此老言。雖蔓衍。其所造道工夫。皆從刻苦中做來。非苟然也。今人讀其言者。豈可槩以文字視之哉。

上言入道工夫。下言聞道。蓋亦從文字中悟來。故

以重言發之。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此問聞道之原。曰。女偶。

聞諸副

墨之子。

副墨。文字也。言始從文中來。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洛誦。

言包洛而誦習也。意謂誦習文字久而自得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瞻明。言見有明。

處乃因文字有悟處也。

瞻明聞之聶許。

聶許。謂從耳聞聲入心通而心自許也。

聶

許聞之需役。

需。待也。役。使也。言心雖有悟。必待驗之行事之間。一切處現前不昧。與道相應。

然後造妙也。

需役聞之於謳。

於謳。涵泳吟咏之意。

於謳聞之玄冥。

由涵。

泳謳吟而有冥會於心。乃造道之極也。

玄冥聞之參寥。

參寥者。空廓廣大虛無之境。謂

道之實際也。

參寥聞之疑始。

言入於無始。乃歸極於此。學道之成也。

此一節言聖人得此大道。不無所聞。蓋從文字語言中有所發明。以至動用周旋。謳吟咳唾之間。以合於玄冥。參於寥廓。以極於無始。至不可知之地。必如此深造實證而後已。如此殆非口耳而可得也。是乃可稱大宗師。前來發明大道可宗。悟此大道者可稱宗師。但未見其果有其人否耶。恐世人不信。將謂虛談。故向下撰出子祀等。乃實是得道。

之人。以作證據。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尾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

與之友矣。意謂從無形而適有形。而人之此身皆道之所化。故以無爲首者。從無有生也。脊者

身也。尻者尾也。謂生之終也。言誰能知此無生之生者。則可相與爲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言心同道合。遂爲友也。俄而子輿有病。

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此子輿自歎造物有力。壯哉。能使我於大化之中。將以予爲此拘拘之形也。曲僂發背。此

子輿言其病狀謂形已
偃僂殘廢且又癰瘡

上有五管

言形偃僂則五
臟之管向上也頤

隱於齊

言形曲則兩頤
限隱於齊下也

肩高於頂

頤限則兩肩
聳高於頂

句贅

指天

句贅頂髻也言頤隱
而項縮故髻指天也

陰陽之氣有沴

沴陵亂言
不和也言

雖從大化受形以陰陽之氣陵亂不
和故使我形骸如此之殘廢不堪也其心閒而無事

言以形廢而心轉無事此足見
其能以道自適不以形爲累也

跼蹐而鑑於井

跼蹐扶曳

也謂恐自知不明又鑑
於井則視身如影矣

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

爲此拘拘也

因鑑於井自見其狀乃歎曰夫造物者
既拘拘爲我此形矣而又復使我如此

殘廢之
惡狀耶

子祀曰汝惡之乎

子祀因見子輿之歎乃
問之曰子惡此形耶

曰

亡。子何惡。

亡。絕也。子輿意謂我心不但絕然無惡。而方與之俱化也。

浸假而化子

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

浸假造化也。言從無形造化之中。漸漸而

適於有形。卽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之而求時夜。時夜言雞報曉也。

浸假而化子之

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鴉炙。

若化子之右臂爲彈。子因之而求鴉炙。言以

彈擊鴉以充炙也。

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

而乘之。豈更駕哉。

此言有道之士。既視此身如癰瘡。而不足觀。且又視之如影而不可

執。是則不但無累。而且與之俱化。故又能借假修真。因此而求有實用。是則此身雖爲異物。若果能化之。則形神俱妙。真人乘此以遊人世。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

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言真人忘

形適真。形神俱妙。不以得失干心。安時處順。無往而不自得。故哀樂不能入。如此是古之所謂縣解者也。言生累如倒縣。超乎死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則倒縣解矣。故云縣解。而人不能解之者。乃自我以結之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言人任造化而遷。故人不能勝天。既不能勝。則任之而已。又何惡焉。

此一節言真人真知形本無形。今既適有形。則爲生累。故真人視之如癰瘡而不可愛。如影而不可執。如此則但任造化之所適。了無得失之心。故死

生無變於己。所以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此所謂縣解者也。如此看來。人人本來天然解脫。但人自苦於形累。而卒莫能自解者。非天之過。乃人自結之耳。且夫天人之際。本來人不勝天。吾於此看破久矣。雖有此假形。吾有真用。又何惡焉。此其所以爲真人。是可宗而師之者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焉將死。上言四人爲友。而子與之妙已知之矣。今又發子來二人之妙。喘喘急而將絕也。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

叱避無怛化。叱避言呵斥其妻子使避之也。怛猶驚也。此言真人與造化遊非婦人小子所知故叱使。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

爲。將奚以汝適。言不知造化又將汝作何物也。以汝爲鼠肝乎。鼠肝極細。

以汝爲蟲臂乎。蟲臂不堅。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

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也。止也。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

聽。我則悍矣。違戾也。彼何罪焉。言造物亦非有心要死我也。故曰何

罪。夫大塊也。天地也。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言造化既全我一生。我任造化。

而遊。是爲善生。既任化而生。則不貪生。故謂善生。然死亦從化。是爲善死。吾又何擇焉。今大治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鎡鋸。神劍名。大治必以爲不

祥之金。今一犯。偶然觸之。人之形。言在萬化之中。偶然觸犯而爲人之

形。而曰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言萬物不

可勝數。而自獨以人爲善。是。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

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言天地萬物俱在造化鈞陶之中。何物而

非載道成形。何往而非道之。成然寐。遽然覺。言死生

所在。如此又何往而不可哉。死但如寐。生如覺。夜旦夢覺而已。又何必取捨欣厭哉。

此一節言真人所得殊非婦人小子之所知。故子
犁叱避。以形容其必有真知。然後爲真人。必若子
來之順化而遊。死生無變。無生可戀。無死可拒。要
學人必造到如此超然獨得之妙。純一無疵。方爲
學問能事之究竟處。是可稱爲大宗師矣。

上言真人能順死生。不知從何致此。故下以子桑
戶三人發明。乃方外了道之人所能。此段學問。非
方內曲士所知。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

無相與。言大道無形之鄉。

相爲於無相爲。

言大道寂寞。無爲之境。

孰

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言超然世外。遊於萬物之表。

相忘以生。

雖

而不見。

無所終窮。

言心與道遊於無始無終。卽此便見真人遊世之若此。

三人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言道合心同。忘形相與。

遂相與友。

唯真人乃知真

人。故三人爲友。

莫然有間。

居頃之間。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

夫子使子貢往弔。以待葬事。將盡禮也。

或編曲。或鼓

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也。汝已返

其真而我猶爲人猗。

猗者歎辭也。言汝幸已返其子真而我尚且爲人可歎也。

子

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子貢執禮。言臨尸當哭不當歌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指子貢。

惡知禮意。

言禮之意重在返本。謂子貢不

知此也。

子貢返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

言不

檢於禮不能飾行。故曰修行無有。

而外其形骸。

不以死生爲事。

臨尸而歌。顏

色不變。

全無哀戚之容。

無以命之。

命名也。不知喚他作何等人物。

彼何人者

耶。

言畢竟是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言彼超脫凡情。遊於世外

者也。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言未能超脫世網。故云遊方內。

外內不相及。

言彼方外之人。以世俗之禮。而止使女往弔之。止則

加。之。則。非。所。宜。言。不。當。弔。也。

言我本不當使女往弔。此誠我之鄙陋見也。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

陋矣。與者。猶助也。言造物本無形。彼以

爲人之形。乃助造物之生意耳。而遊乎天地之一

氣。

言彼雖處人世。其實心遊乎未有

天地已前。與大道混茫而爲一也。彼以生爲附贅

懸疣。

贅疣。乃山中之人。項上之癭瘤。以死爲決疣潰

癰。則如疣癰之決潰。方爲大快活事。又何以死爲哀

耶。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言彼以生爲

骸。爲輕舉。返乎本來。不生不死之

假於異物。以性真

鄉。又何知有死生先後之所在耶。

假於異物。

而借四

大以成形。如假托。託於同體。言心與道遊。故忘其肝

膽。言以生爲寄。故不見有遺其耳目。言雖遊人世。如

其耳。返復終始。不知端倪。言真人遊於大化之中。返

以生爲始。以死爲終乎。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

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也。衆人之耳

目哉。言真人處世如寄。以形骸爲大患。故忘形釋智。

超然物表。遨遊於塵垢之外。逍遙於無爲寂寞

之鄉。又何能憤憤以世俗之禮。以示衆人之耳目哉。

借重孔子此言。乃明方內夫子亦未嘗不知有方外

也。

此一節言方外真人之學。逍遙物外自得之妙。非世俗耳目之所及。故托孔子子貢發揮。將以破迂儒執禮法之曲見。以解憤憤之執情。亦將使其自得超然之境。斯正此老著書之本意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子貢因聞夫子說方外真入之道如此。故問夫

子自處何

曰。丘。天之戮民也。

此夫子自謙言已未免生累。蓋懸之未解。乃天

方之依。

之戮民言未

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子言雖然我未超脫。與汝均之。今且與

能忘桎梏也。

汝共遊。

子貢曰。敢問其方。

問遠舉超脫之方。

孔子曰。魚相造

乎水。人相造乎道。

人之以道爲命。如魚之以水爲命。

相造乎水者。穿

池而養給。

言養魚尙勞功用。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言人造乎

道甚易。放下便是。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

故云。無事而生定。

術。穿池而養魚。尙難忘。不若放之江湖。則自然忘矣。如人能造乎大道。浩然大均。則無不忘矣。

子

貢曰。敢問畸人。

子貢意謂方外之人。乃獨行之君子。敢問畸人。畸。獨也。謂不知獨行之人。

比方外何如。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孔子言彼方外者亦畸人也。但彼畸

於人而侔合乎天。若世之獨行君子。矜矜自持。不能逍遙自在者。是乃天之小人。則爲人中之君子。人中

之君子。則爲天之小人。
第未能與天爲一耳。

此一節言孔子方內之聖人。亦能引進於方外之學。意謂世之拘拘者。亦可與造乎大道。故以子貢之才智。尙去道遠甚。況其他乎。

下明方外之道。方內亦有能行者。第俗人不識耳。故借顏子發明。孔子以開其迷意。若顏子之好學。誠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無心於哭中心

不感

全無哀意

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以善居喪

之名以

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

名不副實

壹怪之。

壹謂一

常怪之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

言能極盡喪禮也

進於知

矣。

言世人但知世俗之禮而不知天。今孟孫氏乃盡於知天。故人之返本。乃禮之實也。

唯簡之

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

言孟孫知其本無生死。又何假以哀為禮哉。但世人常情

必以哀為禮。故欲簡之而不得。故人哭亦哭。乃不

得已而從俗之情耳。今哀而不感。則已有所簡矣。

孟

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言孟孫子悟不

不知

就先。不知就後。

言以了悟。不生不死。故雖生而如不

故不就後坦。然大化之中。若化爲物。言孟孫自視其形在大化之中。若忽焉化爲一物耳。以

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言不知其所以生。故今雖處形骸。但待其所不知之大化。

聽其盡之而已。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言方將化。惡知有不化者乎。豈有情識哉。

存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言世人但知固守其形。將謂不化。彼惡知造化密移。

而念念。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言化而不化。乃已化哉。

覺方知。且吾與汝皆在夢中而未覺者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言孟孫

之母雖死。而不死者存。但形死耳。故曰有駭形。如豚子之視死母而走也。若其天真之性湛然不遷。所謂

死而不亡。故有旦宅而無情死。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謂假形雖化。而真

宰長存。故曰有旦宅而無情死。情實也。

孟孫氏特覺。

死而不死之理。人

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孟孫已知其母不死。但以世

此哭而不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言既知死而不死。則

死之孟孫。故相較之。乃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言

生一條之理。若吾之言。此豈常人

且汝夢爲鳥而

厲乎天。

厲猶

夢爲魚而沒於淵。

言吾之之意。汝未及

爲鳥。則飛。戾於天。夢爲魚。則沒於淵。然夢中

不識今

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言汝方今對我言者。乃

之魚鳥耶。若言是顏回。則汝已化爲魚鳥矣。若言是魚鳥。不妨現是不化之顏回。汝試自看。死生一條之理。固如是耳。此數語極奇。最難理會。造適不及笑。適者。稱意之極。笑則笑亦不及。不及排。如人詼諧獻笑。至發笑處。則安排不及。言死生一貫之理。必須頓悟。乃自知之。非言可及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寥天一。乃大道寥廓造道功夫。故如安排。及夫純一到大化之境。自然頓悟。不假作爲。而自證入也。

此一節言方外之學。方內亦有能之者。第在世俗之中。常情所不識。必有真人。乃能知之。故借重顏子與聖人開覺之。此段最是惺悟世人真切處。

上言了無生死。乃造道之極。要在頓悟。下言世人必欲學道。須將仁義恭矜智能夙習之事。一切屏絕。乃可入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何以教汝。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也。行也。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

來爲軼。奚何軼助語辭言又何爲來耶。意謂汝已被堯教壞了也。夫堯旣黥。拔其鬚則

毀其面貌。汝以仁義。言以仁義僞行。而劓鼻也。割其鼻也。汝以是非

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逍遙之境。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化也。之

途乎。

言汝已被堯以仁義是非壞了汝本來面目。而拘於仁義是非之場。又何能遊於逍遙大道之

鄉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

言雖不能入大道之奧。亦願遊其藩籬。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夫眉目顏色之好。瞽者

無以與夫青黃黼黻之觀。

言汝心既盲瞽。難以與大道也。

意而子曰。

夫無莊

古之美貌者。

之失其美。據梁

古之有力者。

之失其力。黃

帝之亡其知。

言至人之善教。能使人失其平昔之所自有。

皆在鑪錘之間

耳。

言上三人。頓失其固有。是在夫子陶鑄之中耳。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言我今日幸得見先生。豈

非造物者補我之缺失。乘其
渾全之大道。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言汝

雖有志。未
知何如也。我爲汝言其大略。不敢盡其底蘊。試吾師

乎。吾師乎。吾師乃大宗師也。非堯可比。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

世而不爲仁。言堯諄諄以仁義爲仁義。以愛養萬物

爲義。縱澤及萬世。而不以爲仁。以大仁不仁。大義長

不義。卽老子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於上古而不爲老。言未有天地。先有此道。覆載天地。刻雕眾形。

而不爲巧。言大道生天生地。化育萬物而無心。故不有其巧。此所遊已。言整

下。乃吾師之所遊者。如此而已。

此一節言欲學大道必須屏絕有心要爲仁義恭矜智能之事方可超玄入妙而逍遙乎大道之鄉蓋仁義智能乃功名之資世俗之所尙實爲大道之障礙故耳。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

言雖忘仁義則可許有入道之分然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

顏回他日

又見夫子。

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言忘禮樂則不拘拘於世

俗也。曰。可矣。猶未也。

言雖忘人而尙未忘己。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也。改容也。曰。何謂坐忘。

顏回曰。隳壞也。支體。言忘形也。黜聰明。泯知見也。離形去知。同於

大通。言身知俱泯。物我兩忘。浩然空洞。內外一如。曰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

則無好也。言身世兩忘。物我俱空。則取捨情盡。故無所好也。化則無常也。言物

我兩忘。則形神俱化。化則無己。則而汝果實。其賢乎。物無非己。故不常執我爲我也。

言汝功夫到此。亡也。請從而後也。夫子自以爲不實過於我多矣。亡也。請從而後也。若亦願爲此也。

此一節言方內曲學之士。果能自損兼忘。而與道

大通。雖聖智亦嘗讓之。意謂此等功夫。非智巧可

入也。故前以子貢之不知。今以顏子乃可入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

知其

絕食也。

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

言歌之哀

也。

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

此鼓琴之曲也。

有不任其聲

言餓而無力。故不任其聲。

而趣舉其詩焉。

趣舉其詩。言氣短促。舉詩而氣不相接也。子

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言何故不成音韻也。

曰。吾思夫使

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言且歌且思。使我如此之貧。至極者不可得。不知其誰使

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

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可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一節總結一篇之意。然此篇所論。乃大宗師而結歸於命者。何也。乃此老之生平心事。有難於言語形容者。意謂己乃是有大道之人。可爲萬世之大宗師。然生斯世也。而不見知於人。且以至貧極困以自處者。豈天有意使我至此耶。然而不見知於時者。蓋命也夫。卽此一語。涵濶無窮意思。然此

大宗師。卽逍遙遊中之至人。神人。聖人。其不知爲知。卽齊物之因是。真知乃真宰。卽養生之主。其篇中諸人。皆德充符者。總上諸意而結歸於大宗師。以全內聖之學也。下應帝王。卽外王之意也。

應帝王第七

莊子之學。以內聖外王爲體用。如前逍遙之至人。神人。聖人。卽此所謂大宗師也。且云以塵垢粃糠。猶能陶鑄堯舜。故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

以爲天下國家。所謂治天下者。聖人之餘事也。以前六篇發揮大道之妙。而大宗師乃得道之人。是聖人之全體已得乎已也。有體必有用。故此應帝王。以顯大道之用。若聖人時運將出。迫不得已而應命。則爲聖帝明王。推其緒餘。則無爲而化。絕無有意而作爲也。此顯無爲之大用。故以名篇。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此篇以無知二字作眼目。此無知乃無心

於世。漠然而已。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

性真。然情信指道體而言。前云有情有信是也。此其體也。至其德用甚真。不以人偽。即已超凡情。安於大道。非人之境。而不墮於虛無。且能和光同塵。而未始拘拘自隘。此泰氏之妙也。蓋已得大宗師之體。而應用世間。特推緒餘以度世。故云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日中始乃肩吾

所見之人。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常法也。程準義

度人。言人君治天下。當以所出之常法爲程準。孰敢

不聽而化諸。諸。猶之也。言人君以此治人。狂接輿曰。

是欺德也。言若日中之說。乃非真實之德。蓋欺德耳。謂人君恃己之能治。而欺其人。將以不敢

不聽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言大

聖治天下。以不治治之。但以道在。宥羣生。使各安其性。各遂其生而已。若以有心強治。以爲功。則捨道而任僞。而猶越海之外。鑿河。則失其大。夫聖人之治也。而枉勞。且如蚊負山。必無此理也。

治外乎。

言聖人之治天下。豈治外乎。

正而後行。

正。卽前云正生以正。衆生謂使各正。

性命之意。謂聖人但自正性命。而施之百姓。使各自正之。老子云清淨爲天下正。

確乎能其

事者而已矣。

確者。眞確。能事。卽孟子之良能。言人各稟大道。以爲性命之正。天然自足。一毫

人力不能與其間。今但使人人各悟性眞。則恬淡無爲自化矣。又何假有心爲之哉。且鳥高飛

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也。

社壇也。

之下。以避熏

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言鳥鼠二蟲。天性自得。但人心以機械而欲取之。故高飛深藏而避之。而人曾謂二蟲之無知乎。百姓天性猶鳥鼠也。人君有心欲治之。能不驚而避之乎。外篇馬蹄痛發明此意。

此上二節言治天下不可以有心恃知好爲以自居其功。若任無爲而百姓自化。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清淨爲天下正。若設法以制其民。不但不從。而且若鳥鼠而驚且避之也。

天根遊於殷陽。地名。地至蓼水。水名。之上。適遭也。遇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

不豫也。

豫者。從容安詳之意。而問之太倉卒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

言任造化而爲人。非有心於世也。

厭厭。不則又乘夫莽眇之鳥。

乃道之取。

譬也。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大道之鄉。以處壙垺。

壙垺。謂無際也。

之野。汝又何帛。

音爲。

以治天下。感觸。

予之心爲。

無名責天根。問之倉卒而無禮也。言我雖處世。但順造化而爲人。乘化而遊。若厭而不欲爲人。則乘大道而遊於廣大逍遙無爲之境。又復問。天根又問。必何以天下觸我之心而若此耶。願聞其說也。

無名人曰。

無名因求教之切。故告之以正。

汝遊心於淡。

謂恬淡寂寞之境。

合。

氣於漠

漠。沖虛也。言合氣於虛。

順物自然

不可有心。特知妄爲。

而無容私

焉

會萬物以爲己。大公均調而無庸私焉。

而天下治矣

必如此而天下自治。

此一節直示無爲而化治天下之妙。欲君人者取

法返乎上古無爲之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

假若

於此嚮也

疾捷也。謂向

道敏捷也。

彊梁

勇爲也。

物徹

事物透徹也。

疏明

疏通明達也。

學道不勸

如是

者可比也

及

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

言如此之人。比於聖人者。

胥

胥靡之

易也

更番

技

工技

係

市肆也。

勞形怵心者也

言嚮疾彊梁之人亦似胥役之罪夫更番不暇工役之係肆勞苦形骸驚惕其心者也將此以比王自苦不暇安能治民乎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言虎豹因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災獫狁

狁之便也執捷獫狁之狗言狗能執狁來藉藉以繩繫之也

故人得而繫之以教衣冠狗能執狁人得而繫之以充田獵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言若嚮疾之人可比明王則獫狁陽子居蹇然也改容曰

敢問明王之治言如是之人不可比明王老聃曰明

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縱有功蓋天下而不自己居其功化貸

貸者與萬物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而民弗恃而民不知恃賴有莫舉

人之意萬物焉而不匱而民弗恃有莫舉

名。

名不可得而舉稱。

使物自喜。

但使物物自遂自喜。猶言帝力何有於我。

立乎不

測。

不可測識。

而遊於無有者也。

不測無有。通指大道之鄉也。此全是老子爲而不長

不宰之意。

此一節發揮明王之治。皆申明老子之意。以示所

宗立言之本極。稱大宗師。應世而爲聖帝明王。以

行無爲之化也。

上言明王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如此乃可應世

以治天下。但不知不測是如何境界。人亦有能可

學而至者乎。故下撰出壺子。乃不測之人。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境界。列子見之而願學。卽其人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神巫乃善相者。名季咸也。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

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言相人最驗。刻期不爽。

若神。鄭人見之

皆棄而走。

言畏其靈驗。恐說出不好之事。故皆走不敢近也。

列子見之而心

醉。

列子將以爲神。故心醉服也。

歸以告壺子。

此乃列子之師也。

曰。始吾以

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意謂神巫超過壺子遠矣。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

言我之教汝者。但外面皮毛耳。既盡也。

未既其

實。

其道之真實。處全未示汝也。

而汝固

將謂得道歟。

汝將謂已得道歟。

眾雌

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言物有雌雄。乃能生卵。以比人有心對待而相者。乃見其禍福。

若心能絕待。又何從而相之。如雌而無雄。又何卵焉。

而汝以道與世亢。

與人相比亢也。

必信夫。

以要人必信。故相亢以示己之長。

故使人得而相汝。

以不能忘己要

人知之。故人亦因得而相之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若來以我示之。看彼能測我乎。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

驚歎也。

子之

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言不十數日即死矣。

吾見怪焉。

吾見怪之。見濕灰焉。言面如濕灰。絕無生機也。列子入。泣涕沾襟。以聞先生

必死。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地文。此下三見壺子。示之安心

不測之境。此即佛門之止觀。乃安心之法也。地文。乃安心於至靜之地。此止也。萌。草之未出。芽曰萌。

乎不震動。不正。猶顯示也。謂我安心於至靜。一念不生。不動不顯之地。即心念俱灰泯絕。

故面如濕灰。是殆見吾杜也。止。德機。猶生也。言彼殆見無生機也。我止絕生

機。故將謂我必死也。嘗又與來。命明日。再來看。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言汝之先生幸

遇我。可以不死。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也。絕權也。矣。

言我見其死而復活。乃有生機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

之以天壤。

天壤。謂高明昭曠之地。此即觀也。

名實不入。

言性地光明。一切不存也。

而機發於踵。

踵。最深深處也。言自從至深靜之地。而發起照用。如所云即止之觀也。

是

始見吾善者機也。

言彼見吾善而不死者。以我示之以天機也。

嘗又與來。

再命明日更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

生不齊。

言精神恍惚。顏色不一。齊一也。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

之。

言待精神一定。而復相之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歸示

之以太沖。

至虛之地。

莫勝。

言動靜不二也。初偏於靜。次偏於動。今則安心於極虛。動靜不

二。猶言止觀雙。是殆見吾衡也。平氣機也。言平等持心。動靜不二。故

氣機亦和融而不測也。下壺子又講明鯢也。魚桓桓。前所示者。乃三種觀法。故彼莫測耳。

言鯢魚盤之審也。為淵。淵湛淵乃止觀之名。然鯢桓

於深泥也。初之止水之審為淵。此喻觀也。止水澄清萬象流水

之審為淵。流水雖動而水性湛然不動。此喻即動而

太冲莫勝止淵有九名。言定有此處三焉。言我示之

觀不二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

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返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言去之已無蹤影矣。已失矣。言即尋之已不得見矣。吾弗及已。言我追

及。壺子曰。鄙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者。謂虛無大道之根宗。安心

於無有。了無動靜之相。即佛氏之攝三觀於一心也。吾與之虛而委蛇。言我安

虛無有之地。但以虛體而示狀貌。委蛇隨順彼耳。不知其誰何。故彼不知其誰何也。因

以爲弇靡。言物之頽靡。難於收拾也。因以爲波流。言精神浩蕩。捉摸不定也。故

逃也。因此難測。故逃走耳。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初則列子未得壺子

之真實。故以神巫爲至。今見壺子所以示神巫者。雖善相。卒莫能測識其端倪。到此方信壺子之道大難

測。而始知自己而歸。辭壺子而歸。立志造修也。三年不出。專一做工夫。

爲其妻爨。

言列子初恃自己有道以驕其妻。今能忘身而爲妻爨。

食豕如食人。

初未入道而有人物分別之心。今則分別情忘。

於事無與親。

言無心於事也。

雕琢復

樸。

先以雕琢喪樸。今則還純返樸矣。

塊然

不識不

獨以其形立。紛而

封哉。

封。即齊物之有封之封。謂受形骸。是於大化之中。乃立人我。橫生是非。固執而不化者。猶有封

之疆界也。而今乃知此形爲紛授而封畛之也。

一以是終。

言列子竟此學以終其身也。

此一節因上言明王立乎不測。以無爲而化。莊子

恐世人不知不測是何等境界。爲何等人物。故特

撰出箇壺子。乃其人也。卽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

之境界也。如此等人。安心如此。乃可應世。可稱明王。方能無爲而化也。其他豈可彷彿哉。言此段學問。亦可學而至。只貴信得及。做得出。若列子卽有志信道之人也。此勵世之心。難以名言矣。

上言壺子但示其不測之境。下文重發揮應世之用。

無爲名尸。

尸。主也。言真人先要忘名。故戒其不可爲名尸。

無爲謀府。

智謀之所聚曰

謀府。言一任無心。不可以智謀爲事也。

無爲事任。

言不可強行任事。謂有擔當。則爲累爲患。

但順事而應。若

非已出者也。

無爲知主。知主以知巧爲主也。言順物忘懷不可主於智巧也。

體盡無窮。

體言體會於大道。應化無有窮盡也。

而遊無朕。

朕兆也。謂遊於無物之初。

安心於一念。

不生之地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言但自盡其所受乎天者。

全體不失而亦未

見有得之心也。

亦虛而已。如此亦歸於虛而已。言一毫不可有加於其間。

也。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

而不傷。

至人用心如明鏡當臺。物來順照。並不將心要應。事之未至。亦不以心先迎。即物一至。妍

醜分明。而不畱藏妍醜之跡。了無是非之心。如此虛心應世。故能勝物而物卒莫能傷之者。虛之至也。

已前說了真人許多情狀。許多工夫。末後直結歸

至人已下二十二字。乃盡莊子之學問功夫効驗作用。盡在此而已。其餘種種撰出。皆蔓衍之辭也。內篇之意已盡此矣。學者體認亦不必多。只在此數語下手。則應物忘懷。一生受用不盡。此所謂逍遙遊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

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忽者。無而忽有。言人於大化最初受形之始也。渾沌。言雖俄爾有形。尚無情識。渾然沌然。無知無識之時也。及情竇日鑿。知識一開。則天真盡喪。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也。副墨以儵爲火。以忽爲水。渾沌爲土。似有理。太犯穿鑿。只如此解。則已。

此儵忽一章。不獨結應帝王一篇。其實總結內七篇之大意。前言逍遙。則總歸大宗師。前頻言小知傷生。養形而忘生之主。以物傷生。種種不得逍遙。皆知巧之過。蓋都爲鑿破渾沌。喪失天真者。卽古

今宇宙兩間之人。自堯舜以來。未有一人而不是
鑿破渾沌之人也。此特寓言。大地皆凡夫愚迷之
人。槩若此耳。以俗眼觀之。似乎不經。其實所言無
一字不是救世愍迷之心也。豈可以文字視之哉。
讀者當見其心可也。卽予此解。亦非牽強附合。蓋
就其所宗。以得其立言之旨。但以佛法中人天止
觀而參證之。所謂天乘止觀。卽宗鏡亦云老莊所
宗。自然清淨無爲之道。卽初禪天通明禪也。吾徒

觀者幸無以佛法妄擬爲過也。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華英精舍施錢一百二十千文敬刻此部連圈計
字六萬六千三百六十五箇

光緒十四年冬十二月金陵刻經處識



